

浮生六記

—
沈復

目录

卷一 閨房記樂	3
卷二 閒情記趣	21
卷三 坎坷記愁	31
卷四 浪遊記快	47
卷五 中山記歷(偽續)	73
卷六 養生記道(偽續)	103

卷一 閨房記樂

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，後蘇州滄浪亭畔，天之厚我可謂至矣。東坡云：「事如春夢了無痕」，苟不記之筆墨，未免有辜彼蒼之厚。因思《關雎》冠三百篇之首，故列夫婦於首卷，余以次遞及焉。所愧少年失學，稍識之無，不過記其實情實事而已，若必考訂其文法，是責明於垢鑑矣。

余幼聘金沙于氏，八齡而夭。娶陳氏。陳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餘先生女也。生而穎慧，學語時，口授琵琶行，即能成誦。四齡失怙，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。芸既長，嫻女紅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給，克昌從師，修脯無缺。一日，於書簾中得琵琶行，挨字而認，始識字。刺繡之暇，漸通吟詠，有「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」之句。余年一十三，隨母歸寧，兩小無嫌，得見所作，雖嘆其才思雋秀，竊恐其福澤不深，然心注不能釋，告母曰：「若為兒擇婦，非淑姊不娶。」母亦愛其柔和，即脫金約指締姻焉。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。

是年冬，值其堂姊出閣，余又隨母往。芸與余同齒而長余十月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時但見滿室鮮衣，芸獨通體素淡，僅新其鞋而已。見其繡制精巧，詢為己作，始知其慧心不僅在筆墨也。其形削肩長項，瘦不露骨，眉彎目秀，顧盼神飛，唯兩齒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種纏綿之態，令入之意也消。索觀詩稿，有僅一聯，或三、四句，多未成篇者，詢其故，笑曰：「無師之作，願得知己堪師者敲成之耳。」余戲題其簽曰「錦囊佳句」。不知天壽之機此已伏矣。是夜送親城外，返已漏三下，腹飢索餌，婢嫗以棗脯進，余嫌其甜。芸暗牽余袖，隨至其室，見藏有暖粥並小菜焉，余欣然舉箸。忽聞芸堂兄玉衡呼曰：「淑妹速來！」芸急閉門曰：「已疲乏，將臥矣。」玉衡擠身而入，見余將吃粥，乃笑睨芸曰：「頃我索粥，汝曰『盡矣』，乃藏此專待汝婿耶？」芸大窘避去，上下嘩笑之。余亦負氣，挈老僕先歸。自吃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即避匿，余知其恐貽人笑也。

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燭之夕，見瘦怯身材依然如昔，頭巾既揭，相視嫣然。合卺後，並肩夜膳，余暗於案下握其腕，暖尖滑膩，胸中不覺怦怦作跳。讓之食，適逢齋期，已數年矣。暗計吃齋之初，正余出痘之期，因笑謂曰：「今我光鮮無恙，姊可從此開戒否？」芸笑之以目，點之以首。

廿四日為余姊于歸，廿三國忌不能作樂，故廿二之夜即為余姊款嫁。芸出堂陪宴，余在洞房與伴娘對酌，拇戰輒北，大醉而臥，醒則芸正曉妝未竟也。是日親朋絡繹，上燈後始作樂。廿四子正，余作新舅送嫁，丑末歸來，業已燈殘人靜，悄然入室，伴嫗眈於床下，芸卸妝尚未臥，高燒銀燭，低垂粉頸，不知觀何書而出神若此，因撫其肩曰：「姊連日辛苦，何猶孜孜不倦耶？」芸忙回首起立曰：「頃正欲臥，開櫥得此書，不覺閱之忘倦。西廂之名聞之熟矣，今始得見，真不愧才子之名，但未免形容尖薄耳。」余笑曰：「唯其才子，筆墨方能尖薄。」伴嫗在旁促臥，令其閉門先去。遂與比肩調笑，恍同密友重逢。戲探其懷，亦怦怦作跳，因俯其耳曰：「姊何心忖乃爾耶？」芸回眸微笑。便覺一縷情絲搖人魂魄，擁之入帳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芸作新婦，初甚緘默，終日無怒容，與之言，微笑而已。事上以敬，處下以和，井井然未嘗稍失。每見朝暾上窗，即披衣急起，如有人呼促者然。余笑曰：「今非吃粥比矣，何尚畏人嘲耶？」芸曰：「曩之藏粥待君，傳為話柄，今非畏嘲，恐堂上道新娘懶惰耳。」余雖戀其臥而德其正，因亦隨之早起。自此耳鬢相磨，親同形影，愛戀之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。

而歡娛易過，轉睫彌月。時吾父稼夫公在會稽幕府，專役相迓，受業於武林趙省齋先生門下。先生循循善誘，余今日之尚能握管，先生力也。歸來完姻時，原訂隨侍到館。聞信之餘，心甚悵然，恐芸之對人墮淚。而芸反強顏勸勉，代整行裝，是晚但覺神色稍異而已。臨行，向余小語曰：「無人調護，自去經心！」及登舟解纜，正當桃李爭妍之候，而余則恍同林鳥失群，天地異色。到館後，吾父即渡江東去。

居三月，如十年之隔。芸雖時有書來，必兩問一答，中多勉勵詞，余皆浮套語，心殊怏怏。每當風生竹院，月上蕉窗，對景懷人，夢魂顛倒。先生知其情，即致書吾父，出十題而遣余暫歸。喜同戍人得赦，登舟後，反覺一刻如年。及抵家，吾母處問安畢，入房，芸起相迎，握手未通片語，而兩人魂魄恍恍然化煙成霧，覺耳中惺然一響，不知更有此身矣。

時當六月，內室炎蒸，幸居滄浪亭愛蓮居西間壁，板橋內一軒臨流，名曰「我取」，取「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」意也。檐前老樹一株，濃陰覆窗，人畫俱綠。隔岸遊人往來不絕。此吾父稼夫公垂簾宴客處也。稟命吾母，攜芸消夏於此。因暑罷繡，終日伴余課書論

古，品月評花而已。芸不善飲，強之可三杯，教以射覆為令。自以為人間之樂，無過於此矣。

一日，芸問曰：「各種古文，宗何為是？」余曰：「國策、南華取其靈快，匡衡、劉向取其雅健，史遷、班固取其博大，昌黎取其渾，柳州取其峭，廬陵取其宕，三蘇取其辯，他若賈、董策對，庾、徐駢體，陸贄奏議，取資者不能盡舉，在人之慧心領會耳。」芸曰：「古文全在識高氣雄，女子學之恐難入彀，唯詩之一道，妾稍有領悟耳。」余曰：「唐以詩取士，而詩之宗匠必推李、杜，卿愛宗何人？」芸發議曰：「杜詩錘煉精純，李詩瀟灑落拓。與其學杜之森嚴，不如學李之活潑。」余曰：「工部為詩家之大成，學者多宗之，卿獨取李，何也？」芸曰：「格律謹嚴，詞旨老當，誠杜所獨擅。但李詩宛如姑射仙子，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，令人可愛。非杜亞於李，不過妾之私心宗杜心淺，愛李心深。」余笑曰：「初不料陳淑珍乃李青蓮知己。」芸笑曰：「妾尚有啟蒙師白樂天先生，時感於懷，未嘗稍露。」余曰：「何謂也？」芸曰：「彼非作琵琶行者耶？」余笑曰：「異哉！李太白是知己，白樂天是啟蒙師，余適字三白，為卿婿，卿與『白』字何其有緣耶？」芸笑曰：「白字有緣，將來恐白字連篇耳（吳音呼別字為白字）。」相與大笑。余曰：「卿既知詩，亦

當知賦之棄取。」芸曰：「楚辭為賦之祖，妾學淺費解。就漢、晉人中調高語煉，似覺相如為最。」余戲曰：「當日文君之從長卿，或不在琴而在此乎？」復相與大笑而罷。

余性爽直，落拓不羈；芸若腐儒，迂拘多禮。偶為披衣整袖，必連聲道「得罪」；或遞巾授扇，必起身來接。余始厭之，曰：「卿欲以禮縛我耶？語曰：『禮多必詐』。」芸兩頰發赤，曰：「恭而有禮，何反言詐？」余曰：「恭敬在心，不在虛文。」芸曰：「至親莫如父母，可內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？」余曰：「前言戲之耳。」芸曰：「世間反目多由戲起，後勿冤妾，令人郁死！」余乃挽之入懷，撫慰之，始解顏為笑。自此「豈敢」、「得罪」竟成語助詞矣。鴻案相莊廿有三年，年愈久而情愈密。家庭之內，或暗室相逢，窄途邂逅，必握手問曰：「何處去？」私心忒忒，如恐旁人見之者。實則同行並坐，初猶避人，久則不以為意。芸或與人坐談，見余至，必起立偏挪其身，余就而並焉。彼此皆不覺其所以然者，始以為慚，繼成不期然而然。獨怪老年夫婦相視如仇者，不知何意？或曰：「非如是，焉得白頭偕老哉？」斯言誠然歟？

是年七夕，芸設香燭瓜果，同拜天孫于我取軒中。余鐫「願生生世世為夫婦」圖章二方，余執朱文，芸執白文，以為往來書信之用。是夜月色頗佳，俯視河中，波光如練，輕

羅小扇，並坐水窗，仰見飛雲過天，變態萬狀。芸曰：「宇宙之大，同此一月，不知今日世間，亦有如我兩人之情興否？」余曰：「納涼玩月，到處有之。若品論雲霞，或求之幽閨繡闥，慧心默證者固亦不少。若夫婦同觀，所品論著恐不在此雲霞耳。」未幾，燭燼月沉，撤果歸臥。

七月望，俗謂鬼節，芸備小酌，擬邀月暢飲。夜忽陰雲如晦，芸愀然曰：「妾能與君白頭偕老，月輪當出。」余亦索然。但見隔岸螢光，明滅萬點，梳織於柳堤蓼渚間。余與芸聯句以遣悶懷，而兩韻之後，逾聯逾縱，想入非夷，隨口亂道。芸已漱涎涕淚，笑倒余懷，不能成聲矣。覺其鬢邊茉莉濃香撲鼻，因拍其背，以他詞解之曰：「想古人以茉莉形色如珠，故供助妝壓鬢，不知此花必沾油頭粉面之氣，其香更可愛，所供佛手當退三舍矣。」芸乃止笑曰：「佛手乃香中君子，只在有意無意間；茉莉是香中小人，故須借人之勢，其香也如脅肩諂笑。」余曰：「卿何遠君子而近小人？」芸曰：「我笑君子愛小人耳。」正話間，漏已三滴，漸見風掃雲開，一輪湧出，乃大喜，倚窗對酌。酒未三杯，忽聞橋下哄然一聲，如有人墮。就窗細矚，波明如鏡，不見一物，惟聞河灘有隻鴨急奔聲。余知滄浪亭畔素有溺鬼，恐芸膽怯，未敢即言，芸曰：「噫！此聲也，胡為乎來哉？」不

禁毛骨皆栗。急閉窗，攜酒歸房。一燈如豆，羅帳低垂，弓影杯蛇，驚神未定。剔燈入帳，芸已寒熱大作。余亦繼之，困頓兩旬。真所謂樂極災生，亦是白頭不終之兆。

中秋日，余病初癒。以芸半年新婦，未嘗一至間壁之滄浪亭，先令老僕約守者勿放閒人，於將晚時，偕芸及余幼妹，一嫗一婢扶焉，老僕前導，過石橋，進門折東，曲徑而入。疊石成山，林木蔥翠，亭在土山之巔。循級至亭心，周望極目可數里，炊煙四起，晚霞燦然。隔岸名「近山林」；為大憲行台宴集之地，時正誼書院猶未啟也。攜一毯設亭中，席地環坐，守者烹茶以進。少焉，一輪明月已上林梢，漸覺風生袖底，月到波心，俗慮塵懷，爽然頓釋。芸曰：「今日之遊樂矣！若駕一葉扁舟，往來亭下，不更快哉！」時已上燈，憶及七月十五夜之驚，相扶下亭而歸。吳俗，婦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戶皆出，結隊而游，名曰「走月亮」。滄浪亭幽雅清曠，反無一人至者。

吾父稼夫公喜認義子，以故余異姓弟兄有二十六人。吾母亦有義女九人，九人中王二姑、俞六姑與芸最和好。王痴憨善飲，俞豪爽善談。每集，必逐余居外，而得三女同榻，此俞六姑一人計也。余笑曰：「俟妹子歸後，我當邀妹丈來，一住必十日。」俞曰：「我亦來此，與嫂同榻，不大妙耶？」芸與王微笑而已。

時為吾弟啟堂娶婦，遷居飲馬橋之倉米巷，屋雖宏暢，非復滄浪亭之幽雅矣。吾母誕辰演劇，芸初以為奇觀。吾父素無忌諱，點演慘別等劇，老伶刻畫，見者情動，余窺簾見芸忽起去，良久不出，入內探之，俞與王亦繼至。見芸一人支頤獨坐鏡奩之側，余曰：「何不快乃爾？」芸曰：「觀劇原以陶情，今日之戲徒令人斷腸耳。」俞與王皆笑之。余曰：「此深於情者也。」俞曰：「嫂將竟日獨坐於此耶？」芸曰：「俟有可觀者再往耳。」王聞言先出，請吾母點刺梁後索等劇，勸芸出觀，始稱快。

余堂伯父素存公早亡，無後，吾父以余嗣焉。墓在西跨塘福壽山祖塋之側，每年春日，必挈芸拜掃。王二姑聞其地有戈園之勝，請同往。芸見地下小亂石有苔紋，斑駁可觀，指示余曰：「以此疊盆山，較宣州白石為古致。」余曰：「若此者恐難多得。」王曰：「嫂果愛此，我為拾之。」即向守墳者借麻袋一，鶴步而拾之。每得一塊，余曰「善」，即收之；余曰「否」，即去之。未幾，粉汗盈盈，拽袋返曰：「再拾則力不勝矣。」芸且揀且言曰：「我聞山果收穫，必借猴力，果然。」王憤撮十指作哈癢狀，余橫阻之，責芸曰：「人勞汝逸，猶作此語，無怪妹之動憤也。」歸途游戈園，稚綠嬌紅，爭妍競媚。王素慙，逢花必折，芸叱曰：「既無瓶養：又不簪戴，多折何為？！」王曰：「不知痛癢者，何害？」余

笑曰：「將來罰嫁麻面多須郎，為花洩忿。」王怒余以目，擲花於地，以蓮鉤撥入池中，曰，「何欺侮我之甚也！」芸笑解之而罷。

芸初緘默，喜聽余議論。余調其言，如蟋蟀之用纖草，漸能發議。其每日飯必用茶泡，喜食芥鹵乳腐，吳俗呼為臭乳腐，又喜食蝦鹵瓜。此二物余生平所最惡者，因戲之曰：

「狗無胃而食糞，以其不知臭穢；蜣螂團糞而化蟬，以其欲修高舉也。卿其狗耶？蟬

耶？」芸曰：「腐取其價廉而可粥可飯，幼時食慣，今至君家已如蜣螂化蟬，猶喜食之者，不忘本出；至鹵瓜之味，到此初嘗耳。」余曰：「然則我家系狗竇耶？」芸窘而強解曰：

「夫糞，人家皆有之，要在食與不食之別耳。然君喜食蒜，妾亦強啖之。腐不敢強，瓜可扼鼻略嘗，入咽當知其美，此猶無鹽貌醜而德美也。」余笑曰：「卿陷我作狗耶？」芸曰：「妾作狗久矣，屈君試嘗之。」以箸強塞余口。余掩鼻咀嚼之，似覺脆美，開鼻再嚼，竟成異味，從此亦喜食。芸以麻油加白糖少許拌鹵腐，亦鮮美；以鹵瓜搗爛拌鹵腐，名之曰「雙鮮醬」，有異昧。余曰：「始惡而終好之，理之不可解也。」芸曰：「情之所鐘，雖醜不嫌。」

余啟堂弟婦，王虛舟先生孫女也，催妝時偶缺珠花，芸出其納采所受者呈吾母，婢嫗旁惜之，芸曰：「凡為婦人，已屬純陰，珠乃純陰之精，用為首飾，陽氣全克矣，何貴焉？」而於破書殘畫反極珍惜：書之殘缺不全者，必搜集分門，彙訂成帙，統名之曰「繼簡殘編」；字畫之破損者，必覓故紙粘補成幅，有破缺處，倩予全好而卷之，曰「棄餘集賞」。於女紅、中饋之暇，終日瑣瑣，不憚煩倦。芸於破笥爛卷中，偶獲片紙可觀者，如得異寶。舊鄰馮嫗，每收亂卷賣之。

其癖好與余同，且能察眼意，懂眉語，一舉一動，示之以色，無不頭頭是道。余嘗曰：「惜卿雌而伏，苟能化女為男，相與訪名山，搜勝跡，遨遊天下，不亦快哉！」芸曰：「此何難，俟妾鬢斑之後，雖不能遠遊五嶽，而近地之虎阜、靈巖，南至西湖，北至平山，盡可偕游。」余曰：「恐卿鬢斑之日，步履已艱。」芸曰，「今世不能，期以來世。」余曰：「來世卿當作男，我為女子相從。」芸曰：「必得不昧今生，方覺有情趣。」余笑曰：「幼時一粥猶談不了，若來世不昧今生，合卺之夕，細談隔世，更無合眼時矣。」芸曰：「世傳月下老人專司人間婚姻事，今生夫婦已承牽合，來世姻緣亦須仰借神力，盍繪一像祀之？」時有苕溪戚柳隄名遵，善寫人物。倩繪一像：一手挽紅絲，一手攜杖懸姻緣簿，童顏鶴髮，奔馳於非煙非霧中。此戚君得意筆也。友人石琢堂為題贊語於首，懸之內室，每

逢朔望，余夫婦必焚香拜禱。後因家庭多故，此畫竟失所在，不知落在誰家矣。「他生未卜此生休」，兩人痴情，果邀神鑒耶？

遷倉米巷，余顏其臥樓曰「賓香閣」，蓋以芸名而取如賓意也。院窄牆高，一無可取。後有廂樓，通藏書處，開窗對陸氏廢園，但有荒涼之象。滄浪風景，時切芸懷。有老嫗居金母橋之東、埂巷之北，繞屋皆菜圃，編籬為門，門外有池約畝許，花光樹影，錯雜籬邊，其地即元末張士誠王府廢基也。屋西數武，瓦礫堆成土山，登其巔可遠眺，地曠人稀，頗饒野趣。嫗偶言及，芸神往不置，謂余曰：「自別滄浪，夢魂常繞，每不得已而思其次，其老嫗之居乎？」余曰：「連朝秋暑灼人，正思得一清涼地以消長晝，卿若願往，我先觀其家，可居，即袂被而往，作一月盤桓何如？」芸曰：「恐堂上不許。」余曰：「我自請之。」越日至其地，屋僅二間，前後隔而為四，紙窗竹榻，頗有幽趣。老嫗知余意，欣然出其臥室為賃，四壁糊以白紙，頓覺改觀。於是稟知吾母，挈芸居焉。鄰僅老夫婦二人，灌園為業，知余夫婦避暑於此，先來通殷勤，並釣池魚、摘園蔬為饋。償其價，不受；芸作鞋報之，始謝而受。時方七月，綠樹陰濃，水面風來，蟬鳴聒耳，鄰老又為製魚竿，與芸垂釣於柳陰深處。日落時，登土山，觀晚霞夕照，隨意聯吟，有「獸雲吞落日，弓月彈流星」之句。少焉，月印池中，蟲聲四起，設竹榻於籬下。老嫗報酒溫飯熟，遂就月光對

酌，微醺而飯。浴罷則涼鞋蕉扇，或坐或臥，聽鄰老談因果報應事。三鼓歸臥，周體清涼，幾不知身居城市矣。籬邊倩鄰老購菊，遍植之。九月花開，又與芸居十日。吾母亦欣然來觀，持螯對菊，賞玩竟日。芸喜曰：「他年當與君卜築於此，買繞屋菜園十畝，課僕嫗植瓜蔬，以供薪水。君畫我繡，以為詩酒之需。布衣菜飯，可樂終身，不必作遠遊計也。」余深然之。今即得有境地，而知己淪亡，可勝浩嘆！

離余家半里許，醋庫巷有洞庭君祠，俗呼水仙廟。迴廊曲折，小有園亭。每逢神誕，眾姓各認一落，密懸一式之玻璃燈，中設寶座，旁列瓶幾，插花陳設，以較勝負。日惟演戲，夜則參差高下，插燭於瓶花間，名曰「花照」。花光燈影，寶鼎香浮，若龍宮夜宴。司事者或笙簫歌唱，或者茗清談，觀者如蟻集，簷下皆設欄為限。余為眾友邀去插花布置，因得躬逢其盛。歸家向芸豔稱之，芸曰：「惜妾非男子，不能往。」余曰：「冠我冠，衣我衣，亦化女為男之法也。」於是易髻為辮，添掃蛾眉；加余冠，微露兩鬢，尚可掩飾；服余衣，長一寸又半，於腰間折而縫之，外加馬褂。芸曰：「腳下將奈何？」余曰：「坊間有蝴蝶履，大小由之，購亦極易，且早晚可代撤鞋之用，不亦善乎？」芸欣然。及晚餐後，裝束既畢，效男子拱手闊步者良久，忽變卦曰：「妾不去矣，為人識出既不便，堂上聞之又不可。」余慙慙曰：「廟中司事者誰不知我，即識出亦不過付之一笑耳。吾母現在

九妹丈家，密去密來，焉得知之。」芸攬鏡自照，狂笑不已。余強挽之，悄然徑去，遍游廟中，無識出為女子者。或問何人，以表弟對，拱手而已。最後至一處，有少婦幼女坐於所設寶座後，乃楊姓司事者之眷屬也。芸忽趨彼通款曲，身一側，而不覺一按少婦之肩，旁有婢媼怒而起曰：「何物狂生，不法乃爾！」余試為措詞掩飾，芸見勢惡，即脫帽翹足示之曰：「我亦女子耳。」相與愕然，轉怒為歡，留茶點，喚肩輿送歸。

吳江錢師竹病故，吾父信歸，命余往吊。芸私謂余曰：「吳江必經太湖，妾欲偕往，一寬眼界。」余曰：「正慮獨行踽踽，得卿同行，固妙，但無可託詞耳。」芸曰，「託言歸寧。君先登舟，妾當繼至。」余曰：「若然，歸途當泊舟萬年橋下，與卿待月乘涼，以續滄浪韻事。」時六月十八日也。是日早涼，攜一僕先至胥江渡口，登舟而待，芸果肩輿至。解纜出虎嘯橋，漸見風帆沙鳥，水天一色。芸曰：「此即所謂太湖耶？今得見天地之寬，不虛此生矣！想閨中人有終身不能見此者！」閒話未幾，風搖岸柳，已抵江城。

余登岸拜奠畢，歸視舟中洞然，急詢舟子。舟子指曰：「不見長橋柳陰下，觀魚鷹捕魚者乎？」蓋芸已與船家女登岸矣。余至其後，芸猶粉汗盈盈，倚女而出神焉。余拍其肩口：「羅衫汗透矣！」芸回首曰：「恐錢家有人到舟，故暫避之。君何回來之速也？」余笑

曰：「欲逋逃耳。」於是相挽登舟，返棹至萬年橋下，陽烏猶未落山。舟窗盡落，清風徐來，絨扇羅衫，剖瓜解暑。少焉霞映橋紅，煙籠柳暗，銀蟾欲上，漁火滿江矣。命僕至船梢與舟子同飲。船家女名素雲，與余有杯酒交，人頗不俗，招之與芸同坐。船頭不張燈火，待月快酌，射覆為令。素雲雙目閃閃，聽良久，曰：「觴政儂頗嫻習，從未聞有斯令，願受教。」芸即譬其言而開導之，終茫然。余笑曰：「女先生且罷論，我有一言作譬，即了然矣。」芸曰：「君若何譬之？」余曰：「鶴善舞而不能耕，牛善耕而不能舞，物性然也，先生欲反而教之，無乃勞乎？」素雲笑捶余肩曰：「汝罵我耶！」芸出令曰：「只許動口，不許動手。違者罰大觥。」素雲量豪，滿斟一觥，一吸而盡。余曰：「動手但准摸索，不准捶人。」芸笑挽素雲置余懷，曰：「請君摸索暢懷。」余笑曰：「卿非解人，摸索在有意無意間耳，擁而狂探，田舍郎之所為也。」時四鬢所簪茉莉，為酒氣所蒸，雜以粉汗油香，芳馨透鼻。余戲曰：「小人臭味充滿船頭，令人作惡。」素雲不禁握拳連捶曰：「誰教汝狂嗅耶？」芸呼曰：「違令，罰兩大觥！」素雲曰：「彼又以小人罵我，不應捶耶？」芸曰：「彼之所謂小人，益有故也。請干此，當告汝。」素雲乃連盡兩觥，芸乃告以滄浪舊居乘涼事。素雲曰：「若然，真錯怪矣，當再罰。」又干一觥。芸曰：「久聞素娘善歌，可一聆妙音否？」素即以象箸擊小碟而歌。芸欣然暢飲，不覺酩酊，乃乘輿先歸。余又與素雲茶話片刻，步月而回。時余寄居友人魯半舫家蕭爽樓中，越數日，魯夫人誤有所聞，私告

芸曰：「前日聞若婿挾兩妓飲於萬年橋舟中，子知之否？」芸曰：「有之，其一即我也。」因以偕游始末詳告之，魯大笑，釋然而去。

乾隆甲寅七月，親自粵東歸。有同伴攜妾回者，曰徐秀峰，余之表妹婿也。豔稱新入之美，邀芸往觀。芸他日謂秀峰曰：「美則美矣，韻猶未也。」秀峰曰：「然則若郎納妾，必美而韻者乎？」芸曰：「然。」從此痴心物色，而短於資。時有浙妓溫冷香者，寓於吳，有詠柳絮四律，沸傳吳下，好事者多和之。余友吳江張閒慙素賞冷香，攜柳絮詩索和。芸微其人而置之，余技癢而和其韻，中有「觸我春愁偏婉轉，撩他離緒更纏綿」之句，芸甚擊節。

明年乙卯秋八月五日，吾母將挈芸游虎丘，閒慙忽至曰：「余亦有虎丘之游，今日特邀君作探花使者。」因請吾母先行，期於虎丘半塘相晤，拉余至冷香寓。見冷香已半老；有女名慙園，瓜期未破，亭亭玉立，真「一泓秋水照人寒」者也，款接間，頗知文墨；有妹文園，尚雛。余此時初無痴想，且念一杯之敘，非寒士所能酬，而既入個中，私心忐忑，強為酬答。因私謂閒慙曰：「余貧士也，子以尤物玩我乎？」閒慙笑曰：「非也，今日有友人邀慙園答我，席主為尊客拉去，我代客轉邀客，毋煩卿他慮也。」余始釋然。

至半塘，兩舟相遇，令慙園過舟叩見吾母。芸、慙相見，歡同舊識，攜手登山，備覽名勝。芸獨愛千頃雲高曠，坐賞良久。返至野芳濱，暢飲甚歡，並舟而泊。及解纜，芸謂余曰：「子陪張君，留慙陪妾可乎？」余諾之。返棹至都中橋，始過船分袂。歸家已三鼓，芸曰：「今日得見美而韻者矣，頃已約慙園，明日過，我當為子圖之。」余駭曰：「此非金屋不能貯，窮措大豈敢生此妄想哉？況我兩人伉儷正篤，何必外求？」芸笑曰：「我自愛之，子姑待之。」

明午，慙果至。芸慙勤款接，筵中以猜枚贏吟輸飲為令，終席無一羅致語。及慙園歸，芸曰：「頃又與密約，十八日來此結為姊妹，子宜備牲牢以待。」笑指臂上翡翠釧曰：「若見此釧屬於慙，事必諧矣，頃已吐意，未深結其心也。」余姑聽之。十八日大雨，慙竟冒雨至。入室良久，始挽手出，見余有羞色，蓋翡翠釧已在慙臂矣。焚香結盟後，擬再續前飲，適慙有石湖之游，即別去。芸欣然告余曰：「麗人已得，君何以謝媒耶？」余詢其詳，芸曰：「向之秘言，恐慙意另有所屬也，頃探之無他，語之曰：『妹知今日之意否？』慙曰：『蒙夫人抬舉，真蓬篙倚玉樹也，但吾母望我奢，恐難自主耳，願彼此緩圖之。』脫釧上臂時，又語之曰：『玉取其堅，且有團圓不斷之意，妹試籠之以為先兆。』」

憨曰：『聚合之權總在夫人也。』即此觀之，憨心已得，所難必者冷香耳，當再圖之。」
余笑曰：「卿將效笠翁之憐香伴耶？」芸曰：「然。」自此無日不談憨園矣。後憨為有力者奪去，不果。芸竟以之死。

卷二 閒情記趣

余憶童稚時，能張目對日，明察秋毫。見藐小微物，必細察其紋理，故時有物外之趣。夏蚊成雷，私擬作群鶴舞空，心之所向，則或千或百，果然鶴也。昂首觀之，項為之強。又留蚊於素帳中，徐噴以煙，使其沖煙飛鳴，作青雲白鶴觀，果如鶴唳雲端，為之怡然稱快。又常於土牆凹凸處、花臺小草叢雜處，蹲其身，使與臺齊。定神細視，以叢草為林，以蟲蟻為獸，以土礫凸者為丘，凹者為壑，神遊其中，怡然自得。一日，見二蟲鬥草間，觀之，興正濃，忽有龐然大物，拔山倒樹而來，蓋一癩蝦蟆也。舌一吐而二蟲盡為所吞。余年幼，方出神，不覺呀然驚恐，神定，捉蝦蟆，鞭數十，驅之別院。

年長思之，二蟲之鬥，蓋圖奸不從也，古語云「奸近殺」，蟲亦然耶？貪此生涯，卵為蚯蚓所哈（吳俗稱陽曰卵），腫不能便，捉鴨開口哈之，婢嫗偶釋手，鴨顛其頸作吞噬狀，驚而大哭，傳為語柄。此皆幼時閒情也。

及長，愛花成癖，喜剪盆樹。識張蘭坡，始精剪枝養節之法，繼悟接花疊石之法。花以蘭為最，取其幽香韻致也，而瓣品之稍堪入譜者不可多得。蘭坡臨終時，贈余荷瓣素心春蘭一盆，皆肩平心闊，莖細瓣淨，可以入譜者，余珍如拱璧，值余幕游於外，芸能親為灌溉，花葉頗茂，不二年，一旦忽萎死，起根視之，皆白如玉，且蘭芽勃然，初不可解，以為無福消受，浩嘆而已，事後始悉有人欲分不允，故用滾湯灌殺也。從此誓不植蘭。次擾鵑，雖無香而色可久玩，且易剪裁。以芸惜枝憐葉，不忍暢剪，故難成樹。其他盆玩皆然。

惟每年籬東菊綻，積興成癖。喜摘插瓶，不愛盆玩。非盆玩不足觀，以家無園圃，不能自植，貨於市者，俱叢雜無致，故不鰓。其插花朵，數宜單，不宜雙，每瓶取一種不參色，瓶口取闊大不取窄小，闊大者舒展不拘。自五、七花至三、四十花，必於瓶口中一叢怒起，以不散漫、不擠軋、不靠瓶口為妙，所謂「起把宜緊」也。或亭亭玉立，或飛舞橫斜。花取參差，間以花蕊，以免飛鉞耍盤之病；況取不亂；梗取不強；用針宜藏，針長寧斷之，毋令針針露梗，所謂「瓶口宜清」也。視桌之大小，一桌三瓶至七瓶而止，多則眉目不分，即同市井之菊屏矣。几之高低，自三四寸至二尺五六寸而止，必須參差高下互相

照應，以氣勢聯絡為上，若中高兩低，後高前低，成排對列，又犯俗所謂「錦灰堆」矣。或密或疏，或進或出，全在會心者得畫意乃可。

若盆碗盤洗，用漂青松香榆皮面和油，先熬以稻灰，收成膠，以銅片按釘向上，將膏火化，粘銅片於盤碗盆洗中。俟冷，將花用鐵絲扎把，插於釘上，宜偏斜取勢不可居中，更宜枝疏葉清，不可擁擠。然後加水，用碗沙少許掩銅片，使觀者疑叢花生於碗底方妙。

若以木本花果插瓶，剪裁之法（不能色色自覓，倩人攀折者每不合意），必先執在手，橫斜以觀其勢，反側以取其態；相定之後，剪去雜枝，以疏瘦古怪為佳；再思其梗如何入瓶，或折或曲，插入瓶口，方免背葉側花之患。若一枝到手，先拘定其梗之直者插瓶中，勢必枝亂梗強，花側葉背，既難取態，更無韻致矣。折梗打曲之法，鋸其梗之半而嵌以磚石。則直者曲矣，如患梗倒，敲一、二釘以筦之。即楓葉竹枝，亂草荊棘，均堪入選。或綠竹一竿配以枸杞數粒，幾莖細草伴以荊棘兩枝，苟位置得宜，另有世外之趣。若新栽花木，不妨歪斜取勢，聽其葉側，一年後枝葉自能向上，如樹樹直栽，即難取勢矣。

至剪裁盆樹，先取根露雞爪者，左右剪成三節，然後起枝。——枝一節，七枝到頂，或九枝到頂。枝忌對節如肩臂，節忌臃腫如鶴膝；須盤旋出枝，不可光留左右，以避赤胸露背之病；又不可前後直出。有名雙起三起者，一根而起兩、三樹也。如根無爪形，便成插樹，故不取。然一樹剪成，至少得三、四十年。餘生平僅見吾鄉萬翁名彩章者，一生剪成數樹。又在揚州商家見有虞山遊客攜送黃楊翠柏各一盆，惜乎明珠暗投，余未見其可也。若留枝盤如寶塔，扎枝曲如蚯蚓者，便成匠氣矣。

點綴盆中花石，邪可以入畫，大景可以入神。一甌清茗，神能趨入其中，方可供幽齋之玩。種水仙無靈壁石，余嘗以炭之有石意者代之。黃芽菜心其白如玉，取大小五七枝，用沙土植長方盤內，以炭代石，黑白分明，頗有意思。以此類推，幽趣無窮，難以枚舉。如石葛蒲結子，用冷米湯同嚼噴炭上，置陰濕地，能長細菖蒲，隨意移養盆碗中，茸茸可愛。以老蓬子磨薄兩頭，入蛋殼使雞翼之，俟雛成取出，用久中燕巢泥加天門冬十分之二，搗爛拌勻，植於小器中，灌以河水，曬以朝陽，花發大如酒杯，縮縮如碗口，亭亭可愛。

若夫園亭樓閣，套室迴廊，疊石成山，栽花取勢，又在大中見小，小中見大，虛中有實，實中有虛，或藏或露，或淺或深。不僅在「周、回、曲、折」四字，又不在地廣石多

徒煩工費。或掘地堆土成山，間以塊石，雜以花草，籬用梅編，牆以藤引，則無山而成山矣。大中見小者，散漫處植易長之竹，編易茂之梅以屏之。小中見大者，窄院之牆宜凹凸其形，飾以綠色，引以藤蔓；嵌大石，鑿字作碑記形；推窗如臨石壁，便覺峻峭無窮。虛中有實者，或山窮水盡處，一折而豁然開朗；或軒閣設廚處，一開而可通別院。實中有虛者，開門於不通之院，映以竹石，如有實無也；設矮欄於牆頭，如有月台而實虛也。貧士屋少人多，當仿吾鄉太平船後梢之位置，再加轉移。其間台級為床，前後借湊，可作三塌，間以板而裱以紙，則前後上下皆越絕，譬之如行長路，即不覺其窄矣。余夫婦喬寓揚州時，曾仿此法，屋僅兩椽，上下臥室、廚灶、客座皆越絕而綽然有餘。芸曾笑曰：「位置雖精，終非富貴家氣象也。」是誠然歟？

余掃墓山中，檢有巒紋可觀之石，歸與芸商曰：「用油灰疊宣州石於白石盆，取色勻也。本山黃石雖古樸，亦用油灰，則黃白相閱，鑿痕畢露，將奈何？」芸曰：「擇石之頑劣者，搗末於灰痕處，乘濕糝之，干或色同也。」乃如其言，用宜興窯長方盆疊起一峰：偏於左而凸於右，背作橫方紋，如雲林石法，塵岩凹凸，若臨江石硯狀；虛一角，用河泥種千瓣白萍；石上植蔦蘿，俗呼雲松。經營數日乃成。至深秋，蔦蘿蔓延滿山，如藤蘿之懸石壁，花開正紅色，白萍亦透水大放，紅白相間。神遊其中，如登蓬島。置之簷下與芸

品題：此處宜設水閣，此處宜立茅亭，此處宜鑿六字曰「落花流水之間」，此可以居，此可以釣，此可以眺。胸中丘壑，若將移居者然。一夕，貓奴爭食，自簷而墮，連盆與架頃刻碎之。余嘆曰：「即此協營，尚干造物忌耶！」兩人不禁淚落。

靜室焚香，閒中雅趣。芸嘗以沉速等香，於飯鑊蒸透，在爐上設一銅絲架，離火中寸許，徐徐烘之，其香幽韻而無煙。佛手忌醉鼻嗅，嗅則易爛；木瓜忌出汗，汗出，用水洗之；惟香圓無忌。佛手、木瓜亦有供法，不能筆宣。每有入將供妥者隨手取嗅，隨手置之，即不知供法者也。

余閒居，案頭瓶花不絕。芸曰：「子之插花能備風、晴、雨、露，可謂精妙入神。而畫中有草蟲一法，盍仿而效之。」余曰：「蟲躑躅不受制，焉能倣倣？」芸曰：「有一法，恐作俑罪過耳。」余曰：「試言之。」曰：「蟲死色不變，覓螳螂、蟬、蝶之屬，以針刺死，用細絲扣蟲項系花草間，整其足，或抱梗，或踏葉，宛然如生，不亦善乎？」余喜，如其法行之，見者無不稱絕。求之閨中，今恐未必有此會心者矣。

余與芸寄居錫山華氏，時華夫人以兩女從芸識字。鄉居院曠，夏日逼人，勞教其家，作活花屏法甚妙。每屏一扇，用木梢二枝約長四五寸作矮條凳式，虛其中，橫四擋，寬一尺許，四角鑿圓眼，插竹編方眼，屏約高六七尺，用砂盆種扁豆置屏中，盤延屏上，兩人可移動。多編數屏，隨意遮攔，恍如綠陰滿窗，透風蔽日，紆迴曲折，隨時可更，故曰活花屏，有此一法，即一切藤本香草隨地可用。此真鄉居之良法也。

友人魯半舫名璋，字春山，善寫松柏及梅菊，工隸書，兼工鐵筆。余寄居其家之蕭爽樓一年有半。樓共五椽，東向，余後其三。晦明風雨，可以遠眺。庭中有木犀一株，清香撩人。有廊有廂，地極幽靜。移居時，有一僕一嫗，並挈其小女來。僕能成衣，嫗能紡績，於是芸繡、嫗績、僕則成衣，以供薪水。余素愛客，小酌必行令。芸善不費之烹庖，瓜蔬魚蝦，一經芸手，便有意外味。同人知余貧，每出杖頭錢，作竟日敘。余又好潔，地無纖塵，且無拘束，不嫌放縱。時有楊補凡名昌緒，善人物寫真；袁少迂名沛，工山水；王星瀾名岩，工花卉翎毛，愛蕭爽樓幽雅，皆攜畫具來。余則從之學畫，寫草篆，鐫圖章，加以潤筆，交芸備茶酒供客，終日品詩論畫而已。更有夏淡安、揖山兩昆季，並繆山音、知白兩昆季，及蔣韻香、陸橘香、周嘯霞、郭小愚，華杏帆、張閒愁諸君子，如樑上之燕，

自去自來。芸則拔釵沾酒，不動聲色，良辰美景，不放輕越。今則天各一方，風流雲散，兼之玉碎香埋，不堪回首矣！非所謂「當日渾閒事，而今舊憐」者乎！

蕭爽樓有四忌：談官宦陞遷、公廨時事、八股時文、看牌擲色，有犯必罰酒五廳。有四取：慷慨豪爽、風流蘊藉、落拓不羈、澄靜緘默。長夏無事，考對為會，每會八人，每人各攜青蚨二百。先拈鬮，得第一者為主者，關防別座，第二者為謄錄，亦就座，餘作舉子，各於謄錄處取紙一條，蓋用印章。主考出五七言各一句，刻香為限，行立構思，不准交頭私語，對就後投入一匣，方許就座。各人交卷畢，謄錄啟匣，並錄一冊，轉呈主考，以杜徇私。十六對中取七言三聯，五言三聯。六聯中取第一者即為後任主考，第二者為謄錄，每人有兩聯不取者罰錢二十文，取一聯者免罰十文，過限者倍罰。一場，主考得香錢百文。一日可十場，積錢千文，酒資大暢矣。惟芸議為官卷，准坐而構思。

楊補凡為余夫婦寫載花小影，神情確肖。是夜月色頗佳，蘭影上粉牆，別有幽致，星瀾醉後興發曰：「補凡能為君寫真，我能為花圖影。」余笑曰：「花影能如人影否？」星瀾取素紙鋪於牆，即就蘭影，用墨濃淡圖之。日間取視，雖不成畫，而花葉蕭疏，自有月下之趣。芸甚寶之，各有題詠。

蘇城有南園、北園二處，菜花黃時，苦無酒家小飲，攜盒而往，對花冷飲，殊無意味。或議就近覓飲者，或議看花歸飲者，終不如對花熱飲為快。眾議未定。芸笑曰：「明日但各出杖頭錢，我自擔爐火來。」眾笑曰：「諾。」眾去，余問曰：「卿果自往乎？」芸曰：「非也。妾見市中賣餛飩者，其擔鍋灶無不備，盍雇之而往？妾先烹調端整，到彼處再一下鍋，茶酒兩便。」余曰：「酒菜固便矣，茶乏烹具。」芸曰：「攜一砂罐去，以鐵叉串罐柄，去其鍋，懸於行灶中，加柴火煎茶，不亦便乎？」余鼓掌稱善。街頭有鮑姓者，賣餛飩為業，以百錢雇其擔，約以明日午後。鮑欣然允議。明日看花者至，余告以故，眾咸嘆服。飯後同往，並帶席墊，至南園，擇柳陰下團坐。先烹茗，飲畢，然後暖酒烹肴。是時風和日麗，遍地黃金，青衫紅袖，越阡度陌，蝶蜂亂飛，令人不飲自醉。既而酒餚俱熟，坐地大嚼，擔者頗不俗，拉與同飲。遊人見之，莫不羨為奇想。杯盤狼籍，各已陶然，或坐或臥，或歌或嘯。紅日將頽，余思粥，擔者即為買米煮之，果腹而歸。芸曰：「今日之遊樂乎？」眾曰：「非夫人之力不及此。」大笑而散。貧士起居服食以及器皿房舍，宜省儉而雅潔，省儉之法曰「就事論事」。余愛小飲，不喜多菜。芸為置一梅花盒：用二寸白磁深碟六隻，中置一隻，外置五隻，用灰漆就，其形如梅花，底蓋均起凹楞，蓋之上有柄如花蒂。置之案頭，如一朵墨梅覆桌；啟蓋視之，如菜裝於瓣中，一盒六色，二、三知己。

可以隨意取食，食完再添。另做矮邊圓盤一隻，以便放杯箸酒壺之類，隨處可擺，移掇亦便。即食物省儉之一端也。余之小帽領襪皆芸自做，衣之破者移東補西，必整必潔，色取暗淡以免垢跡，既可出客，又可家常。此又服飾省儉之一端也。初至蕭爽樓中，嫌其暗，以白紙糊壁，遂亮。夏月樓下去窗，無闌干，覺空洞無遮攔。芸曰：「有舊竹簾在，何不以簾代闌？」余曰：「如何？」姜曰：「用竹數根，黝黑色，一豎一橫，留出走路，截半簾搭在橫竹上，垂至地，高與桌齊，中豎短竹四根，用麻線扎定，然後於橫竹搭簾處，尋舊黑布條，連橫竹裏縫之。偶可遮攔飾觀，又不費錢。」此「就事論事」之一法也。以此推之，古人所謂竹頭木屑皆有用，良有以也。夏月荷花初開時，晚含而曉放，芸用小紗囊撮條葉少許，置花心，明早取出，烹天泉水泡之，香韻尤絕。

卷三 坎坷記愁

人生坎坷何為乎來哉？往往皆自作孽耳，余則非也，多情重諾，爽直不羈，轉因之為累。況吾父稼夫公慷慨豪俠，急人之難、成人之事、嫁人之女、撫人之兒，指不勝屈，揮金如土，多為他人。余夫婦居家，偶有需用，不免典質。始則移東補西，繼則左支右絀。諺云：『處家人情，非錢不行。』先起小人之議，漸招同室之譏。『女子無才便是德』，真千古至言也！余雖居長而行三，故上下呼芸為『三娘』。後忽呼為『三太太』，始而戲呼，繼成習慣，甚至尊卑長幼，皆以『三太太』呼之，此家庭之變機歟？

乾隆乙巳，隨侍吾父於海寧官舍。芸於吾家書中附寄小函，吾父曰：『媳婦既能筆墨，汝母家信付彼司之。』後家庭偶有閑言，吾母疑其述事不當，乃不令代筆。筆，詢余曰：『汝婦病耶？』余即作札問之，亦不答。久之，吾父怒曰：『想汝婦不屑代筆耳！』迨余歸，探知委曲，欲為婉剖，芸急止之曰：『寧受責於翁，勿失歡於姑也。』竟不自白。

庚戌之春，予又隨侍吾父於邗江幕中，有同事俞孚亭者挈眷居焉。吾父謂孚亭曰：「一生辛苦，常在客中，欲覓一起居服役之人而不可得。兒輩果能仰體親意，當於家鄉覓一人來，庶語音相合。」孚亭轉述於余，密札致芸，倩媒物色，得姚氏女。芸以成否未定，未即稟知吾母。其來也，托言鄰女為嬉遊者，及吾父命余接取至署，芸又聽旁人意見，托言吾父素所合意者。吾母見之曰：「此鄰女之嬉遊者也，何娶之乎？」芸遂並失愛於姑矣。

壬子春，余館真州。吾父病於邗江，余往省，亦病焉。余弟啟堂時亦隨侍。芸來書曰：「啟堂弟曾向鄰婦借貸，倩芸作保，現追索甚急。」余詢啟堂，啟堂轉以嫂氏為多事，余遂批紙尾曰：「父子皆病，無錢可償，俟啟弟歸時，自行打算可也。」未幾病皆愈，余仍往真州。芸覆書來，吾父拆視之，中述啟弟鄰項事，且云：「令堂以老人之病皆由姚姬而起，翁病稍痊，宜密囑姚托言思家，妾當令其家父母到揚接取。實彼此卸責之計也。」吾父見書怒甚，詢啟堂以鄰項事，答言不知，遂札飭余曰：「汝婦背夫借債，讒謗小叔，且稱姑曰令堂，翁曰老人，悖謬之甚！我已專人持札回蘇斥逐，汝若稍有人心，亦當知過！」余接此札，如聞青天霹靂，即肅書認罪，覓騎遄歸，恐芸之短見也。到家述其本末，而家人乃持逐書至，歷斥多過，言甚決絕。芸泣曰：「妾固不合妄言，但阿翁當恕婦女無知耳。」越數日，吾父

又有手諭至，曰：「我不為己甚，汝攜婦別居，勿使我見，免我生氣足矣。」乃寄芸於外家，而芸以母亡弟出，不願往依族中，幸友人魯半舫聞而憐之，招余夫婦往居其家蕭爽樓。

越兩載，吾父漸知始末，適余自嶺南歸，吾父自至蕭爽樓，謂芸曰：「前事我已盡知，汝盍歸乎？」余夫婦欣然，仍歸故宅，骨肉重圓。豈料又有憨園之孽障耶！

芸素有血疾，以其弟克昌出亡不返。母金氏復念子病沒，悲傷過甚所致，自識憨園，年余未發，余方幸其得良藥。而憨為有力者奪去，以千金作聘，且許養其母。佳人已屬沙叱利矣！余知之而未敢言也，及芸往探始知之，歸而嗚咽，謂余口：「初不料憨之薄情乃爾也！」余曰：「卿自情癡耳，此中人何情之有哉？況錦衣玉食者，未必能安於荊釵布裙也，與其後悔，莫若無成。」因撫慰之再三。而芸終以受愚為恨，血疾大發，床席支離，刀圭無效，時發時止，骨瘦形銷。不數年而逋負日增，物議日起，老親又以盟妓一端，憎惡日甚，余則調停中立。已非生人之境矣。

芸生一女名青君，時年十四，頗知書，且極賢能，質釵典服，幸賴辛勞。子名逢森，時年十二，從師讀書。余連年無館，設一書畫鋪於家門之內，三日所進，不敷一日所出，

焦勞困苦，竭蹶時形。隆冬無裘，挺身而過，青君亦衣單股票，猶強曰：「不寒」。因是芸誓不醫藥。偶能起床，適余有友人周春煦自福郡王幕中歸，倩人繡心經一部，芸念繡經可以消災降福，且利其繡價之豐，竟繡焉。而春煦行色匆匆，不能久待，十日告成，弱者驟勞，致增腰酸頭暈之疾。豈知命薄者，佛亦不能發慈悲也！

繡經之後，芸病轉增，喚水索湯，上下厭之。有西人賃屋於余畫鋪之左，放利債為業，時倩余作畫，因識之。友人某向渠借五十金，乞余作保，余以情有難卻，允焉，而某竟挾資遠遁。西人惟保是問，時來饒舌，初以筆墨為抵，漸至無物可償。歲底吾父家居，西人索債，咆哮於門。吾父聞之，召余訶責曰：「我輩衣冠之家，何得負此小人之債！」正剖訴間，適芸有自幼同盟姊錫山華氏，知其病，遣人問訊。堂上誤以為憨園之使，因愈怒曰：「汝婦不守閨訓，結盟娼妓；汝亦不思習上，濫伍小人。若置汝死地，情有不忍。姑寬三日限，速自為計，迟必首汝逆矣！」

芸聞而泣曰：「親怒如此，皆我罪孽。妾死君行，君必不忍；妾留君去，君必不舍。姑密喚華家人來，我強起問之。」因令青君扶至房外，呼華使問曰：「汝主母特遣來耶？抑便道來耶？」曰：「主母久聞夫人臥病，本欲親來探望，因從未登門，不敢造次，臨行囑咐：

倘夫人不嫌鄉居簡褻，不妨到鄉調養，踐幼時燈下之言。蓋芸與同繡日，曾有疾病相扶之誓也。因囑之曰：煩汝速歸，稟知主母，於兩日後放舟密來。

其人既退，謂余曰：華家盟姊情逾骨肉，君若肯至其家，不妨同行，但兒女攜之同往既不便，留之累親又不可，必於兩日內安頓之。時余有表兄王蓋臣一子名韞石，願得青君為媳婦。芸曰：聞王郎懦弱無能，不過守成之子，而王又無成可守。幸詩禮之家，且又獨子，許之可也。余謂蓋臣曰：吾父與君有渭陽之誼，欲媳青君，諒無不允。但待長而嫁，勢所不能。余夫婦往錫山後，君即稟知堂上，先為童媳，何如？蓋臣喜曰：謹如命。逢森亦托友人夏揖山轉薦學貿易。

安頓已定，華舟適至，時庚申之臘二十五日也。芸曰：孑然出門，不惟招鄰裏笑，且西人之項無著，恐亦不放，必於明日五鼓悄然而去。余曰：卿病中能冒曉寒耶？芸曰：死生有命，無多慮也。密稟吾父，亦以為然。是夜先將半肩行李挑下船，令逢森先臥。青君泣於母側，芸囑曰：汝母命苦，兼亦情癡，故遭此顛沛，幸汝父待我厚，此去可無他慮。兩三年內，必當布置重圓。汝至汝家須盡婦道，勿似汝母。汝之翁姑以得汝為幸，必善視汝。所留箱籠什物，盡付汝帶去。汝弟年幼，故未令知，臨行時托言就醫，數日即歸，

俟我去遠，告知其故，稟聞祖父可也。旁有舊嫗，即前卷中曾賃其家消暑者，願送至鄉，故是時陪侍在側，拭淚不已。將交五鼓，暖粥共啜之。芸強顏笑曰：「昔一粥而聚，今一粥而散，若作傳奇，可名吃粥記矣。」逢森聞聲亦起，呻曰：「母何為？」芸曰：「將出門就醫耳。」逢森曰：「起何早？」曰：「路遠耳。汝與姊相安在家，毋討祖母嫌。我與汝父同往，數日即歸。」雞聲三唱，芸含淚扶嫗，啟後門將出，逢森忽大哭曰：「噫，我母不歸矣！」青君恐驚人，急掩其口而慰之。當是時，余兩人寸腸已斷，不能復作一語，但止以「勿哭」而已。青君閉門後，芸出巷十數步，已疲不能行，使嫗提燈，余背負之而行。將至舟次，幾為邏者所執，幸老嫗認芸為病女，余為婿，且得舟子皆華氏工人，聞聲接應，相扶下船。解纜後，芸始放聲痛哭。是行也，其母子已成永訣矣！

華名大成，居無錫之東高山，面山而居，躬耕為業，人極樸誠，其妻夏氏，即芸之盟姊也。是日午未之交，始抵其家。華夫人已倚門而侍，率兩小女至舟，相見甚歡，扶芸登岸，款待殷勤。四鄰婦人孺子哄然入室，將芸環視，有相問訊者，有相憐惜者，交頭接耳，滿室啾啾。芸謂華夫人曰：「今日真如漁父入桃源矣。」華曰：「妹莫笑，鄉人少所見多所怪耳。」自此相安度歲。

至元宵，僅隔兩旬而芸漸能起步，是夜觀龍燈於打麥場中，神情態度漸可復元。余乃心安，與之私議曰：「我居此非計，欲他適而短於資，奈何？」芸曰：「妾亦籌之矣。君姊丈范惠來現於靖江鹽公堂司會計，十年前曾借君十金，適數不敷，妾典釵湊之，君憶之耶？」余曰：「忘之矣。」芸曰：「聞靖江去此不遠，君盍一往？」余如其言。

時天頗暖，織絨袍嘩噉短褂猶覺其熱，此辛酉正月十六日也。是夜宿錫山客旅，賃被而臥。晨起趁江陰航船，一路逆風，繼以微雨。夜至江陰江口，春寒徹骨，沽酒禦寒，囊為之罄。躊躇終夜，擬卸襯衣質錢而渡。十九日北風更烈，雪勢猶濃，不禁慘然淚落，暗計房資渡費，不敢再飲。正心寒股栗間，忽見一老翁草鞋氈笠負黃包，入店，以目視余，似相識者。余曰：「翁非泰州曹姓耶？」答曰：「然。我非公，死填溝壑矣！今小女無恙，時誦公德。不意今日相逢，何逗留於此？」蓋余幕泰州時，有曹姓，本微賤，一女有姿色，已許婿家，有勢力者放債謀其女，致涉訟，余從中調護，仍歸所許，曹即投入公門為隸，叩首作謝，故識之。余告以投親遇雪之由，曹曰：「明日天晴，我當順途相送。」出錢沽酒，備極款洽。二十日曉鐘初動，即聞江口喚渡聲，余驚起，呼曹同濟。曹曰：「勿急，宜飽食登舟。」乃代償房飯錢，拉余出沽。余以連日逗留，急欲趕渡，食不下咽，強啖麻餅兩枚。及登舟，江風如箭，四肢發戰。曹曰：「聞江陰有人縊於靖，其妻雇是舟而往，必俟雇者來

始渡耳。枵腹忍寒，午始解纜。至靖，暮煙四合矣。曹曰：靖有公堂兩處，所訪者城內耶？城外耶？余踉蹌隨其後，且行且對曰：實不知其內外也。曹曰：然則且止宿，明日往訪耳。進旅店，鞋襪已為泥淤濕透，索火烘之，草草飲食，疲極酣睡。晨起，襪燒其半，曹又代償房飯錢。訪至城中，惠來尚未起，聞余至，披衣出，見余狀驚曰：舅何狼狽至此？余曰：姑勿問，有銀乞借二金，先遣送我者。惠來以番銀二圓授余，即以贈曹。曹力卻，受一圓而去。余乃歷述所遭，並言來意。惠來曰：郎舅至戚，即無宿逋，亦應竭盡綿力，無如航海鹽船新被盜，正當盤帳之時，不能挪移豐贈，當勉措番銀二十圓以償舊欠，何如？余本無奢望，遂諾之。

留住兩日，天已晴暖，即作歸計。二十五日仍回華宅。芸曰：君遇雪乎？余告以所苦。因慘然曰：雪時，妾以君為抵靖，乃尚逗留江口。幸遇曹老，絕處逢生，亦可謂吉人天相矣。越數日，得青君信，知逢森已為揖山薦引入店，蓋臣請命於吾父，擇正月二十四日將伊接去。兒女之事粗能了了，但分離至此，令人終覺慘傷耳。

二月初，日暖風和，以靖江之項薄備行裝，訪故人胡肯堂於邗江鹽署，有貢局眾司事公延入局，代司筆墨，身心稍定。至明年壬戌八月，接芸書曰：病體全廖，惟寄食於非親

非友之家，終覺非久長之策了，願亦來邗，一睹平山之勝。余乃賃屋於邗江先春門外，臨河兩椽，自至華氏接芸同行。華夫人贈一小奚奴曰阿雙，幫司炊爨，並訂他年結鄰之約。

時已十月，平山淒冷，期以春遊。滿望散心調攝，徐圖骨肉重圓。不滿月，而貢局司事忽裁十有五人，余系友中之友，遂亦散閑。芸始猶百計代余籌畫，強顏慰藉，未嘗稍涉怨尤。至癸亥仲春，血疾大發。余欲再至靖江作將伯之呼，芸曰：「求親不如求友。」余曰：「此言雖是，親友雖關切，現皆閑處，自顧不遑。」芸曰：「幸天時已暖，前途可無阻雪之慮，願君速去速回，勿以病人為念。君或體有不安，妾罪更重矣。」時已薪水不繼，余佯為雇騾以安其心，實則囊餅徒步，且食且行。向東南，兩渡又河，約八九十里，四望無村落。至更許，但見黃沙漠漠，明星閃閃，得一土地祠，高約五尺許，環以短牆，植以雙柏，因向神叩首，祝曰：「蘇州沈某投親失路至此，欲假神祠一宿，幸神憐佑。」於是移小石香爐於旁，以身探之，僅容半體。以風帽反戴掩面，坐半身於中，出膝於外，閉目靜聽，微風蕭蕭而已。足疲神倦，昏然睡去。及醒，東方已白，短牆外忽有步語聲，急出探視，蓋土人趕集經此也。問以途，曰：「南行十里即泰興縣城，穿城向東南十里一土墩，過八墩即靖江，皆康莊也。」余乃反身，移爐於原位，叩首作謝而行。過泰興，即有小車可附。申刻抵靖，投刺焉。良久，司閽者曰：「范爺因公往常州去矣。」察其辭色，似有推托，余詰之曰：「何

日可歸？曰：；不知也。余曰：；雖一年亦將待之。聞者會余意，私問曰：；公與范爺嫡郎舅耶？余曰：；苟非嫡者，不待其歸矣。聞者曰：；公姑待之。越三日，乃以回靖告，共挪二十五金。

雇騾急返，芸正形容慘變，咻咻涕泣。見余歸，卒然曰：；君知昨午阿雙卷逃乎？倩人大索，今猶不得。失物小事，人系伊母臨行再三交托，今若逃歸，中有大江之阻，已覺堪虞，倘其父母匿子圖詐，將奈之何？且有何顏見我盟姊？余曰：；請勿急，卿慮過深矣。匿子圖詐，詐其富有也，我夫婦兩肩擔一口耳，況攜來半載，授衣分食，從未稍加撲責，鄰里咸知。此實小奴喪良，乘危竊逃。華家盟姊贈以匪人，彼無顏見卿，卿何反謂無顏見彼耶？今當一面呈縣立案，以杜後患可也。芸聞余言，意似稍釋。然自此夢中囁語，時呼阿雙逃矣，或呼憨何負我，病勢日以增矣。

余欲延醫診治，芸阻曰：；妾病始因弟亡母喪，悲痛過甚，繼為情感，後由忿激，而平素又多過慮，滿望努力做一好媳婦，而不能得，以至頭眩、怔忡諸症畢備，所謂病人膏肓，良醫束手，請勿為無益之費。憶妾唱隨二十三年，蒙君錯愛，百凡體恤，不以頑劣見棄，知己如君，得婿如此，妾已此生無憾！若布衣暖，菜飯飽，一室雍雍，優遊泉石，如滄浪

亭、蕭爽樓之處境，真成煙火神仙矣。神仙幾世才能修到，我輩何人，敢望神仙耶？強而求之，致干造物之忌，即有情魔之擾。總因君太多情，妾生薄命耳！因又嗚咽而言曰：人生百年，終歸一死。今中道相離，忽焉長別，不能終奉箕帚、目睹逢森娶婦，此心實覺耿耿。言已，淚落如豆。余勉強慰之曰：卿病八年，懨懨欲絕者屢矣，今何忽作斷腸語耶？芸曰：連日夢我父母放舟來接，閉目即飄然上下，如行雲霧中，殆魂離而軀殼存乎？余曰：此神不收舍，服以補劑，靜心調養，自能安痊。芸又唏噓曰：妾若稍有生機——線，斷不敢驚君聽聞。今冥路已近，苟再不言，言無日矣。君之不得親心，流離顛沛，皆由妾故，妾死則親心自可挽回，君亦可免牽掛。堂上春秋高矣，妾死，君宜早歸。如無力攜妾骸骨歸，不妨暫居於此，待君將來可耳。願君另續德容兼備者，以奉雙親，撫我遺子，妾亦瞑目矣。言至此，痛腸欲裂，不覺慘然大慟。余曰：卿果中道相舍，斷無再續之理，況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雲耳。芸乃執余手而更欲有言，僅斷續疊言：來世二字，忽發喘口噤，兩目瞪視，千呼萬喚已不能言。痛淚兩行，涔涔流溢。既而喘漸微，淚漸幹，一靈縹緲，竟爾長逝！時嘉慶癸亥三月三十日也。當是時，孤燈一盞，舉目無親，兩手空拳，寸心欲碎。綿綿此恨，曷其有極！

承吾友胡省堂以十金為助，余盡室中所有，變賣一空，親為成殮。嗚呼！芸一女流，具男子之襟懷才識。歸吾門後，余日奔走衣食，中饋缺乏，芸能纖悉不介意。及余家居，惟以文字相辯析而已。卒之疾病顛連，賁恨以沒，誰致之耶？余有負閨中良友，又何可勝道哉？奉勸世間夫婦，固不可彼此相仇，亦不可過於情篤。話云：恩愛夫妻不到頭，如余者，可作前車之鑒也。

回煞之期，俗傳是日魂必隨煞而歸，故居中鋪設一如生前，且須鋪生前舊衣於床上，置舊鞋於床下，以待魂歸瞻顧，吳下相傳謂之：收眼光。延羽士作法，先召於床而後遣之，謂之：接靚。邗江俗例，設酒肴於死者之室。一家盡出，謂之：避靚。以故有因避被竊者。芸娘嘗期，房東因同居而出避，鄰家囑余亦設肴遠避。眾冀魄歸一見，姑漫應之。同鄉張禹門諫余曰：：因邪入邪，宜信其有，勿嘗試也。余曰：：所以不避而待之者，正信其有也。張曰：：回煞犯煞不利生人，夫人即或魂歸，業已陰陽有間，竊恐欲見者無形可接，應避者反犯其鋒耳。時余癡心不昧，強對曰：：死生有命。君果關切，伴我何如？張曰：：我當於門外守之，君有異見，一呼即入可也。余乃張燈入室，見鋪設宛然而音容已杳，不禁心傷淚湧。又恐淚眼模糊失所欲見，忍淚睜目，坐床而待。撫其所遺舊服，香澤猶存，不覺柔腸寸斷，冥然昏去。轉念待魂而來，何去遽睡耶？開目四視，見席上雙燭青焰熒熒，

縮光如豆，毛骨悚然，通體寒栗。因摩兩手擦額，細矚之，雙焰漸起，高至尺許，紙裱頂格幾被所焚。余正得借光四顧間，光忽又縮如前。此時心春股票，欲呼守者進觀，而轉念柔魂弱魄，恐為盛陽所逼，悄呼芸名而祝之，滿室寂然，一無所見，既而燭焰復明，不復騰起矣。出告禹門，服余膽壯，不知余實一時情癡耳。

芸沒後，憶和靖妻梅子鶴語，自號梅逸。權葬芸於揚州西門外之金桂山，俗呼郝家寶塔。買一棺之地，從遺言寄於此。攜木主還鄉，吾母亦為悲悼，青君、逢森歸來，痛哭成服。啟堂進言曰：「嚴君怒猶未息，兄宜仍往揚州，俟嚴君歸里，婉言勸解，再當專札相招。」余遂拜母別子女，痛哭一場，復至揚州，賣畫度日。因得常哭於芸娘之墓，影單形只，備極淒涼，且偶經故居，傷心慘目。重陽日，鄰冢皆黃，芸墓獨青，守墳者曰：「此好穴場，故地氣旺也。」余暗祝曰：「秋風已緊，身尚衣單，卿若有靈，佑我圖得一館，度此殘年，以待家鄉信息。」未幾，江都幕客章馭庵先生欲回浙江葬親，倩余代庖三月，得備禦寒之具，封篆出署，張禹門招寓其家。張亦失館，度歲艱難，商於余，即以余資二十金傾囊借之，且告曰：「此本留為亡荊扶柩之費，一俟得有鄉音，償我可也。」是年即寓張度歲，晨占夕卜，鄉音殊杳。

至甲子三月，接青君信，知吾父有病。即欲歸蘇，又恐觸舊忿。正趑趄觀望間，復接青君信，始痛悉吾父業已辭世。刺骨痛心，呼天莫及。無暇他計，即星夜馳歸，觸首靈前，哀號流血。嗚呼！吾父一生辛苦，奔走於外。生余不肖，既少承歡膝下，又未侍藥床前，不孝之罪何可逭哉！吾母見余哭，曰：「汝何此日始歸耶？」余曰：「兒之歸，幸得青君孫女信也。」吾母目余弟婦，遂默然。余入幕守靈至七，終無一人以家事告，以喪事商者。余自問人子之道已缺，故亦無顏詢問。

一日，忽有向余索逋者登門饒舌，余出應曰：「欠債不還，固應催索，然吾父骨肉未寒，乘凶追呼，未免太甚。」中有一人私謂余曰：「我等皆有人招之使來，公且避出，當向招我者索償也。」余曰：「我欠我償，公等速退！」皆唯唯而去。余因呼啟堂諭之曰：「兄雖不肖，並未作惡不端，若言出嗣降服，從未得過纖毫嗣產，此次奔喪歸來，本人子之道，豈為爭產故耶？大丈夫貴乎自立，我既一身歸，仍以一身去耳！」言已，返身入幕，不覺大慟。叩辭吾母，走告青君，行將出走深山，求赤松子於世外矣。

青君正勸阻間，友人夏南熏字淡安、夏逢泰字揖山兩昆季尋蹤而至，抗聲諫余曰：「家庭若此，固堪動忿，但足下父死而母尚存，妻喪而子未立，乃竟飄然出世，於心安乎？」余

曰：然則如之何？淡安曰：奉屈暫居寒舍，聞石琢堂殿撰有告假回籍之信，盍俟其歸而往謁之？其必有以位置君也。余曰：凶喪未滿百日，兄等有老親在堂，恐多未便。揖山曰：愚兄弟之相邀，亦家君意也。足下如執以為不便，四鄰有禪寺，方丈僧與余交最善，足下設榻於寺中，何如？余諾之。青君曰：祖父所遺房產，不下三四千金，既已分毫不取。豈自己行囊亦舍去耶？我往取之，徑送禪寺父親處可也。因是於行囊之外，轉得吾父所遺圖書、硯臺、筆筒數件。

寺僧安置予於大悲閣。閣南向，向東設神像，隔西首一間，設月窗，緊對佛龕，中為作佛事者齋食之地。余即設榻其中，臨門有關聖提刀立像，極威武。院中有銀杏一株，大三抱，蔭覆滿閣，夜靜風聲如吼。揖山常攜酒果來對酌，曰：足下一人獨處，夜深不寐，得無畏怖耶？余口：仆一生坦直，胸無穢念，何怖之有？居未幾，大雨傾盆，連宵達旦，三十餘天，時慮銀杏折枝，壓梁傾屋。賴神默佑，竟得無恙。而外之墻垣屋倒者不可勝計，近處田禾俱被漂沒。余則日與僧人作畫，不見不聞。七月初，天始霽，揖山尊人號莼薌有交易赴崇明，偕余往，代筆書券，得二十金歸。值吾父將安葬，啟堂命逢森向余曰：叔因葬事乏用，欲助一二十金。余擬傾囊與之，揖山不允，分幫其半。余即攜青君先至墓所，

葬既畢，仍返大悲閣。九月杪，揖山有田在東海永寨沙，又偕余往收其息。盤桓兩月，歸已殘冬，移寓其家雪鴻草堂度歲。真異姓骨肉也。

乙丑七月，琢堂始自都門回籍。琢堂名韞玉，字執如，琢堂其號也，與余為總角交。乾隆庚戌殿元，出為四川重慶守。白蓮教之亂，三年戎馬，極著勞績。及歸，相見甚歡，旋於重九日挈眷重赴四川重慶之任，邀余同往。余即叩別吾母於九妹倩陸尚吾家，蓋先君故居已屬他人矣。吾母囑曰：「汝弟不足恃，汝行須努力。重振家聲，全望汝也！」逢森送余至半途，忽淚落不已，因囑勿送而返。舟出京口，琢堂有舊交王惕夫孝廉在淮揚鹽署，繞道往晤，余與偕往，又得一顧芸娘之墓。返舟由長江溯流而上，一路遊覽名勝。至湖北之荊州，得升潼關觀察之信，遂留余與其嗣君敦夫眷屬等，暫寓荊州，琢堂輕騎減從至重慶度歲，遂由成都歷棧道之任。丙寅二月，川眷始由水路往，至樊城登陸。途長費短，車重人多，斃馬折輪，備嘗辛苦。抵潼關甫三月，琢堂又升山左廉訪，清風兩袖。眷屬不能偕行，暫借潼川書院作寓。十月杪，始支山左廉俸，專人接眷。附有青君之書，駭悉逢森於四月間夭亡。始憶前之送余墮淚者，蓋父子永訣也。嗚呼！芸僅一子，不得延其嗣續耶！琢堂聞之，亦為之浩嘆，贈余一妾，重入春夢。從此擾擾攘攘，又不知夢醒何時耳。

卷四 浪遊記快

余游幕三十年來，天下所未到者，蜀中、黔中與滇南耳。惜乎輪蹄徵逐，處處隨人，山水怡情，雲煙過眼，不道領略其大概，不能探僻尋幽也。余凡事喜獨出己見，不屑隨人是非，即論詩品畫，莫不存人珍我棄、人棄我取之意，故名勝所在，貴乎心得，有名勝而不覺其佳者，有非名勝而自以為妙者，聊以平生歷歷者記之。

余年十五時，吾父稼夫公館于山陰趙明府幕中。有趙省齋先生名傳者，杭之宿儒也，趙明府延教其子，吾父命余亦拜投門下。暇日出遊，得至吼山，離城約十餘里。不通陸路，近山見一石洞，上有片石橫裂欲墮，即從其下蕩舟入。豁然空其中，四面皆峭壁，俗名之曰「水園」。臨流建石閣五椽，對面石壁有「觀魚躍」三字，水深不測，相傳有巨鱗潛伏，余投餌試之，僅見不盈尺者出而啖食焉。閣後有道通旱園，拳石亂矗，有橫闊如掌者，有柱石平其頂而上加大石者，鑿痕猶在，一無可取。遊覽既畢，宴於水閣，命從者放爆竹，轟然一響，萬山齊應，如聞霹靂生。此幼時快游之始。惜乎蘭亭、禹陵未能一到，至今以為憾。

至山陰之明年，先生以親老不遠遊，設帳於家，余遂從至杭，西湖之勝因得暢遊。結構之妙，予以龍井為最，小有天園次之。石取天竺之飛來峰，城隍山之瑞石古洞。水取玉泉，以水清多魚，有活潑趣也。大約至不堪者，葛嶺之瑪瑙寺。其餘湖心亭、六一泉諸景，各有妙處，不能盡述，然皆不脫脂粉氣，反不如魯室之幽僻，雅近天然。

蘇小墓在西泠橋側。土人指示，初僅半丘黃土而已，乾隆庚子聖駕南巡，曾一詢及，甲辰春復舉南巡盛典，則蘇小墓已石築其墳，作八角形，上立一碑，大書曰：「錢塘蘇小之墓」。從此弔古騷人不須徘徊探訪矣。余思古來烈魄忠魂堙沒不傳者，固不可勝數，即傳而不久者亦不為少，小小一名妓耳，自南齊至今。盡人而知之，此殆靈氣所鍾，為湖山點綴耶？

橋北數武有崇文書院，余曾與同學趙緝之投考其中。時值長夏，起極早，出錢塘門，過昭慶寺，上斷橋，坐石欄上。旭日將升，朝霞映於柳外，盡態極妍；白蓮香里，清風徐來，令人心骨皆清。步至書院，題猶未出也。午後交卷。

偕緝之納涼於紫雲洞，大可容數十人，石竅上透日光。有入設短几矮凳，賣酒於此。解衣小酌，嘗鹿脯甚妙，佐以鮮菱雪藕，微酣出洞。緝之曰：「上有朝陽台，頗高曠，盍往一游？」余亦興發，奮勇登其巔，覺西湖如鏡，杭城如丸，錢塘江如帶，極目可數百里。

此生平第一大觀也。坐良久，陽烏將落，相攜下山，南屏晚鐘動矣。韜光、雲棲路遠未到，其紅門局之梅花，姑姑廟之鐵樹，不過爾爾。紫陽洞予以為必可觀，而訪尋得之，洞口僅容一指，涓涓流水而已，相傳中有洞天，恨不能抉門而入。

清明日，先生春祭掃墓，挈余同游。墓在東嶽，是鄉多竹，墳丁掘未出土之毛筍，形如梨而尖，作羹供客。余甘之，盡其兩碗。先生曰：「噫！是雖味美而克心血，宜多食肉以解之。」余素不貪屠門之嚼，至是飯量且因筍而減，歸途覺煩躁，唇舌幾裂。過石屋洞，不甚可觀。水樂洞峭壁多藤蘿，入洞如斗室，有泉流甚急，其聲琅琅。池廣僅三尺，深五寸許，不溢亦不竭。余俯流就飲，煩躁頓解。洞外二小亭，坐其中可聽泉聲。衲子請觀萬年缸。缸在香積廚，形甚巨，以竹引泉灌其內，聽其滿溢，年久結苔厚尺許，冬日不冰，故不損也。

辛丑秋八月，吾父病瘧返里，寒索火，熱索冰，余諫不聽，竟轉傷寒，病勢日重。余侍奉湯藥，晝夜不交睫者幾一月。吾婦芸娘亦大病，懨懨在床。心境惡劣，莫可名狀。吾父呼余囑之曰：「我病恐不起，汝守數本書，終非糊口計，我托汝於盟弟蔣思齋，仍繼吾業可耳。」越日思齋來，即於榻前命拜為師。未幾，得名醫徐觀蓮先生診治，父病漸痊。

芸亦得徐力起床。而余則從此習幕矣。此非快事，何記於此？曰：此拋書浪遊之始，故記之。

思齋先生名襄，是年冬，即相隨習幕於奉賢官舍。有同習幕者，顧姓名金鑒，字鴻乾，號紫霞，亦蘇州人也。為人慷慨剛毅，直諒不阿，長餘一歲，呼之為兄。鴻乾即毅然呼余為弟，傾心相交。此余第一知己交也，惜以二十二歲卒，余即落落寡交，今年且四十有六矣，茫茫滄海，不知此生再遇知己如鴻乾者否？

憶與鴻乾訂交，襟懷高曠，時興山居之想。重九日，余與鴻乾俱在蘇，有前輩王小俠與吾父稼夫公喚女伶演劇，宴客吾家，余患其擾，先一日約鴻乾赴寒山登高，借訪他日結廬之地。芸為整理小酒榼。

越日天將曉，鴻乾已登門相邀。遂攜榼出胥門，入面肆，各飽食。渡胥江，步至橫塘棗市橋，雇一葉扁舟，到山日猶未午。舟子頗循良，令其糴米煮飯。余兩人上岸，先至中峰寺。寺在支硎古剎之南，循道而上，寺藏深樹，山門寂靜，地僻僧閒，見余兩人不衫不履，不甚接待，余等志不在此，未深入。歸舟，飯已熟。飯畢，舟子攜榼相隨，囑其子守船，由寒山至高義園之白雲精舍。軒臨峭壁，飛鑿小池，圍以石欄，一泓秋水，崖懸薜荔，牆積霉苔。坐軒下，惟聞落葉蕭蕭，悄無人跡。出門有一亭，囑舟子坐此相候。余兩人從

石罅中入，名「一線天」，循級盤旋，直造其巔，曰「上白雲」，有庵已坍塌，存一危棧，僅可遠眺。小憩片刻，即相扶而下，舟子曰：「登高忘攜酒榼矣。」鴻乾曰：「我等之游，欲覓偕隱地耳，非專為登高也。」舟子曰：「離此南行二三里，有上沙村，多人家，有隙地，我有表戚范姓居是村，盍往一游？」余喜曰：「此明末徐俟齋先生隱居處也，有園聞極幽雅，從未一游。」於是舟子導往。村在兩山夾道中。園依山而無石，老樹多極紆迴盤郁之勢，亭榭窗欄盡從樸素，竹籬茆舍，不愧隱者之居。中有皂莢亭，樹大可兩抱。余所歷園亭，此為第一。園左有山，俗呼雞籠山，山峰直豎，上加大石，如杭城之瑞石古洞，而不及其玲瓏。旁一青石加榻，鴻乾臥其上曰：「此處仰觀峰嶺，俯視園亭，既曠且幽，可以開樽矣。」因拉舟子同飲，或歌或嘯，大暢胸懷。土人知余等覓地而來，誤以為堪輿，以某處有好風水相告。鴻乾曰：「但期合意，不論風水。」（豈意竟成讖語！）酒瓶既罄，各采野菊插滿兩鬢。

歸舟，日已將沒。更許抵家，客猶未散。芸私告余曰：「女伶中有蘭官者，端莊可取。」余假傳母命呼之入內，握其腕而睨之，果豐頤白膩。余顧芸曰：「美則美矣，終嫌名不稱實。」芸曰：「肥者有福相。」余曰：「馬嵬之禍，玉環之福安在？」芸以他辭遣之出。謂余曰：「今日君又大醉耶？」余乃歷述所游，芸亦神往者久之。

癸卯春，余從思齋先生就維揚之聘，始見金、焦面目。金山宜遠觀，焦山宜近視，惜余往來其間未嘗登眺。渡江而北，漁洋所謂「綠楊城郭是揚州」一語已活現矣！平山堂離城約三四里，行其途有八九里，雖全是人工，而奇思幻想，點綴天然，即閬苑瑤池、瓊樓玉宇，諒不過此。其妙處在十餘家之園亭合而為一，聯絡至山，氣勢俱貫。其最難位置處出城入景，有一里許緊沿城郭。夫城綴於曠遠重山間，方可入畫，園林有此，蠢笨絕倫。而觀其或亭或台、或牆或石、或竹或樹，半隱半露間，使遊人不覺其觸目，此非胸有丘壑者斷難下手。城盡，以虹園為首折面向北，有石樑曰「虹橋」，不知園以橋名乎？橋以園名乎？蕩舟過，曰「長堤春柳」，此景不綴城腳而綴於此，更見布置之妙。再折而西，壘土立廟，曰「小金山」，有此一擋便覺氣勢緊湊，亦非俗筆。聞此地本沙土，屢築不成，用木排若干，層疊加土，費數萬金乃成，若非商家，烏能如是。過此有勝概樓，年年觀競渡於此。河面較寬，南北跨一蓮花橋，橋門通八面，橋面設五亭，揚人呼為「四盤一暖鍋」，此思窮力竭之為，不甚可取。橋南有蓮心寺，寺中突起喇嘛白塔，金頂纓絡，商矗雲霄，殿角紅牆松柏掩映，鐘磬時聞，此天下園亭所未有者。過橋見三層高閣，畫棟飛檐，五采絢爛，疊以太湖石，圍以白石欄，名目「五雲多處」，如作文中間之大結構也。過此名「蜀岡朝陽」，平坦無奇，且屬附會。將及山，河面漸束，堆土植竹樹，作四五曲。似已山窮水盡，而忽豁然開朗，平山之萬松林已列於前矣。「平山堂」為歐陽文忠公所書。

所謂淮東第五泉，真者在假山石洞中，不過一井耳，味與天泉同；其荷亭中之六孔鐵井欄者，乃係假設，水不堪飲。九峰園另在南門幽靜處，別饒天趣，余以為諸園之冠。康山未到，不識如何。此皆言其大概，其工巧處、精美處，不能盡述，大約宜以艷妝美人目之，不可作浣紗溪上觀也。余適恭逢南巡盛典，各工告竣，敬演接駕點綴，因得暢其大觀，亦人生難遇者也。

甲辰之春，余隨待吾父於吳江明府幕中，與山陰章葦江、武林章映牧、苕溪頤藹泉諸公同事，恭辦南斗圩行宮，得第二次瞻仰天顏。一日，天將晚矣，忽動歸興。有辦差小快船，雙艚兩槳，於太湖飛棹疾馳，吳俗呼為「出水轆頭」，轉瞬已至吳門橋。即跨鶴騰空，無比神爽。抵家，晚餐未熟也。吾鄉素尚繁華，至此日之爭奇奪勝，較昔尤奢。燈彩眩眸，笙歌聒耳，古人所謂「畫棟雕甍」、「珠簾繡幕」、「玉欄杆」、「錦步障」，不啻過之。余為友人東拉西扯，助其插花結彩，閒則呼朋引類，劇飲狂歌，暢懷遊覽，少年豪興，不倦不疲。苟生於盛世而仍居僻壤，安得此游觀哉？

是年，何明府因事被議，吾父即就海寧王明府之聘。嘉興有劉蕙階者，長齋佞佛，來拜吾父。其家在煙雨樓側，一閣臨河，曰「水月居」，其誦經處也，潔靜如僧舍。煙雨樓在鏡湖之中，四岸皆綠楊，惜無多竹。有平台可遠眺，漁舟星列，漠漠平波，似宜月夜。

衲子備素齋甚佳。至海寧，與白門史心月、山陰俞午橋同事。心月一子名燭衡，澄靜緘默，彬彬儒雅，與余莫逆，此生平第二知心交也。惜萍水相逢，聚首無多日耳。游陳氏安瀾園，地占百畝，重樓復閣，夾道迴廊；池甚廣，橋作六曲形；石滿藤蘿，鑿痕全掩；古木千章，皆有參天之勢；鳥啼花落，如入深山。此人工而歸於天然者。余所歷平地之假石園亭，此為第一。曾於桂花樓中張宴，諸味盡為花氣所奪，惟醬姜味不變。姜桂之性老而愈辣，以喻忠節之臣，洵不虛也。出南門即大海，一日兩潮，如萬丈銀堤破海而過。船有迎潮者，潮至，反棹相向，於船頭設一木招，狀如長柄大刀，招一捺，潮即分破，船即隨招而入，俄頃始浮起，撥轉船頭隨潮而去，頃刻百里。塘上有塔院，中秋夜曾隨吾父觀潮於此。循塘東約三十里，名尖山，一峰突起，撲入海中，山頂有閣，匾曰「海闊天空」，一望無際，但見怒濤接天而已。

余年二十有五，應徽州績溪克明府之召，由武林下「江山船」，過富春山，登子陵釣台。台在山腰，一峰突起，離水十餘丈。豈漢時之水競與峰齊耶？月夜泊界口，有巡檢署，「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」，此景宛然。黃山僅見其腳，惜未一瞻面目。績溪城處於萬山之中，彈丸小邑，民情淳樸。近城有石鏡山，由山彎中曲折中里許，懸崖急湍，濕翠欲滴；漸高至山腰，有一方石亭，四面皆陡壁；亭左石削如屏，青色光潤，可鑑人形，俗傳能照前生。黃巢至此，照為猿猴形，縱火焚之，故不復現。離域十里有火雲洞天，石紋盤結，

凹凸廬岩，如黃鶴山樵筆意，而雜亂無章，洞石皆深絳色。旁有一庵甚幽靜，鹽商程虛谷曾招游設宴於此。席中有肉饅頭，小沙彌眈眈旁視，授以四枚，臨行以番銀二圓為酬，山僧不識，推不受。告以一枚可易青錢七百餘文，僧以近無易處，仍不受。乃攢湊青蚨六百文付之，始欣然作謝。他日余邀同人攜榼再往，老僧囑曰：「曩者小徒不知食何物而腹瀉，今勿再與。」可知藜藿之腹不受肉味，良可嘆也。余謂同人曰：「作和尚者，必用此等僻地，終身不見不聞，或可修真養靜。若吾鄉之虎丘山，終日目所見者妖童艷妓，耳所聽者弦索笙歌，鼻所聞者佳肴美酒，安得身如枯木、心如死灰哉？」

又去城三十里，名曰仁里，有花果會，十二年一舉，每舉各出盆花為賽。余在績溪適逢其會，欣然欲往，苦無轎馬，乃教以斷竹為楨，縛椅為轎，僱人肩之而去，同游者惟同事許策廷，見者無不訝笑。至其地，有廟，不知供何神。廟前曠處高搭戲台，畫梁方柱極其巍煥，近視則紙紮彩畫，抹以油漆者。鑼聲忽至，四人抬對燭大如斷柱，八人抬一豬大若牯牛，蓋公養十二年始宰以獻神。策廷笑曰：「豬固壽長，神亦齒利。我若為神，烏能享此。」余曰：「亦足見其愚誠也。」入廟，殿廊軒院所設花果盆玩，並不剪枝拗節，盡以蒼老古怪為佳，大半皆黃山松。既而開場演劇，人如潮湧而至，余與策廷遂避去。未兩載，余與同事不合，拂衣歸里。

余自績溪之游，見熱鬧場中卑鄙之狀不堪入目，因易儒為賈。余有姑丈袁萬九，在盤溪之仙人塘作釀酒生涯，余與施心耕附資合夥。袁酒本海販，不一載，值台灣林爽文之亂，海道阻隔，貨積本折，不得已仍為馮婦。館江北四年，一無快游可記。迨居蕭爽樓，正作煙火神仙，有表妹倩徐秀峰自粵東歸，見余閱居，慨然曰：「足下待露而爨，筆耕而炊，終非久計，盍偕我作嶺南遊？當不僅獲蠅頭利也。」芸亦勸余曰：「乘此老親尚健，子尚壯年，與其商柴計米而尋歡，不如一勞永逸。」余乃商諸交遊者，集資作本。芸會亦自辦繡貨及嶺南所無之蘇酒醉蟹等物。稟知堂上，於小春十日，偕秀峰由東壩出蕪湖口。

長江初歷，大暢襟懷。每晚舟泊後，必小酌船頭。見捕魚者罾罨不滿三尺，孔大約有四寸，鐵箍四角，似取易沉。余笑曰：「聖人之教雖曰『罟不用數』，而如此之大孔小罾，焉能有獲？」秀峰曰：「此專為網鰱魚設也。」見其系以長綆，忽起忽落，似探魚之有無。未幾，急挽出水，已有鰱魚枷罾孔而起矣。余始喟然曰：「可知一己之見，未可測其奧妙。」一日，見江心中一峰突起，四無依倚。秀峰曰：「此小孤山也。」霜林中，殿閣參差。乘風徑過，惜未一游。至滕王閣，猶吾蘇府學之尊經閣移於胥門之大碼頭，王子安序中所云不足信也。即於閣下換高尾昂首船，名「三板子」，由贛關至南安登陸。值餘三十誕辰，秀峰備麵為壽。越日過大庾嶺，出巔一亭，匾曰「舉頭日近」，言其高也。山頭分為二，兩邊峭壁，中留一道如石巷。口列兩碑，一曰「急流勇退」，一曰「得意不可再往」。

山頂有梅將軍祠，未考為何朝人。所謂嶺上梅花，並無一樹，意者以梅將軍得名梅嶺耶？余所帶送禮盆梅，至此將交臘月，已花落而葉黃矣。過嶺出口，山川風物便覺頓殊。嶺西一山，石竅玲瓏，已忘其名，輿夫曰：「中有仙人床榻。」匆匆竟過，以未得游為悵。至南雄，雇老龍船，過佛山鎮，見人家牆頂多列盆花，葉如冬青，花如牡丹，有大紅、粉白、粉紅三種，蓋山茶花也。

臘月望，始抵省城，寓靖海門內，賃王姓臨街樓屋三椽。秀峰貨物皆銷與當道，余亦隨其開單拜客，即有配禮者絡繹取貨，不旬日而余物已盡。除夕蚊聲如雷。歲朝賀節，有棉袍紗套者。不惟氣候迥別，即土著人物，同一五官而神情迥異。

正月既望，有署中園鄉三友拉余遊河觀妓，名曰「打水圍」，妓名「老舉」。於是同出靖海門，下小艇（如剖分之半蛋而加篷焉），先至沙面。妓船名「花艇」，皆對頭分排，中留水巷以通小艇往來。每幫約一二十號，橫木綁定，以防海風。兩船之間釘以木樁，套以藤圈，以便隨潮長落。鴉兒呼為「梳頭婆」，頭用銀絲為架，高約四寸許，空其中而蟠髮於外，以長耳挖插一朵花於鬢，身披元青短襖，著元青長褲，管拖腳背，腰束汗巾，或紅或綠，赤足撒鞋，式如梨園旦腳。登其艇，即躬身笑迎，褰幃入艙。旁列椅杌，中設大炕，一門通艙後。婦呼有客，即聞履聲雜沓而出，有挽髻者，有盤辮者，傅粉如粉牆，搽脂如

榴火，或紅襖綠褲，或綠襖紅褲，有著短襪而撮繡花蝴蝶履者，有赤足而套銀腳鐲者，或蹲於炕，或倚於門，雙瞳閃閃，一言不發。余顧秀峰曰：「此何為者也？」秀峰曰：「目成之後，招之始相就耳。」余試招之，果即歡容至前，袖出檳榔為敬。入口大嚼，澀不可耐，急吐之，以紙擦唇，其吐如血。合艇皆大笑。又至軍工廠，妝束亦相等，惟長幼皆能琵琶而已。與之言，對曰「」，「者，「何」也。余曰：「『少不入廣』者，以其銷魂耳，若此野妝蠻語，誰為動心哉？」一友曰：「潮幫妝束如仙，可往一游。」至其幫，排舟亦如沙面。有著名鴛兒素娘者，妝束如花鼓婦。其粉頭衣皆長領，頸套項鎖，前發齊眉，後發垂肩，中挽一髻似丫髻，裹足者著裙，不裹足者短襪，亦著蝴蝶履，長拖褲管，語音可辯。而余終嫌為異服，興趣索然。秀峰曰：「靖海門對渡有揚幫，留吳妝，君往，必有合意者。」一友曰：「所謂揚幫者，僅一鴛兒，呼曰邵寡婦，攜一媳曰大姑，系來自揚州，余皆湖廣江西人也。」因至揚幫。對面兩排僅十餘艇，其中人物皆雲鬟霧鬢，脂粉薄施，闊袖長裙，語音了了，所謂邵寡婦者殷勤相接。遂有一友另喚酒船，大者曰「恆艘」，小者曰「沙姑艇」，作東道相邀，請余擇妓。余擇一雛年者，身材狀貌有類余婦芸娘，而足極尖細，名喜兒。秀峰喚一妓，名翠姑。余皆各有舊交。放艇中流，開懷暢飲。至更許，余恐不能自持，堅欲回寓，而城已下鑰久矣。蓋海疆之城，日落即閉，余不知也。及終席，有臥吃鴉片煙者，有擁妓而調笑者，使頭各送衾枕至，行將連床開鋪。余暗詢喜

兒：「汝本艇可臥否？」對曰：「有寮可居，未知有客否也。」（寮者，船頂之樓。）余曰：「姑往探之。」招小艇渡至邵船，但見合幫燈火相對如長廊，寮適無客。鵲兒笑迎曰：「我知今日貴客來，故留寮以相待也。」余笑曰：「姥真荷葉下仙人哉！」遂有使頭移燭相引，由艙後梯而登。宛如斗室，旁一長榻，几案俱備。揭簾再進，即在頭艙之頂，床亦旁設，中間方窗嵌以玻璃，不火而光滿一室，蓋對船之燈光也。衾帳鏡奩，頗極華美。喜兒曰：「從台可以望月。」即在梯門之上疊開一窗，蛇行而出，即後梢之頂也。三面皆設短欄，一輪明月，水闊天空。縱橫如亂葉浮水者，酒船也；閃爍如繁星列天者，酒船之燈也；更有小艇梳織往來，笙歌弦索之聲雜以長潮之沸，令人情為之移。余曰：「『少不入廣』，當在斯矣！」惜余婦芸娘不能偕游至此，回顧喜兒，月下依稀相似，因挽之下台，息燭而臥。天將曉，秀峰等已哄然至，余披衣起迎，皆責以昨晚之逃。余曰：「無他，恐公等掀衾揭帳耳！」遂同歸寓。

越數日，偕秀峰游海珠寺。寺在水中，圍牆若城四周。離水五尺許有洞，設大炮以防海寇，潮長潮落，隨水浮沉，不覺炮門之或高或下，亦物理之不可測者。十三洋行在幽蘭門之西，結構與洋畫同。對渡名花地，花木甚繁，廣州賣花處也。余自以為無花不識，至此僅識十之六七，詢其名有群芳譜所未載者，或土音之不同欽？海珠寺規模極大，山門內

植榕樹，大可十餘抱，陰濃如蓋，秋冬不凋。柱檻窗欄皆以鐵梨木為之。有菩提樹，其葉似柿，浸水去皮，肉筋細如蟬翼紗，可裱小冊寫經。

歸途訪喜兒於花艇，適翠、喜二妓俱無客。茶罷欲行，挽留再三。余所屬意在寮，而其媳大姑已有酒客在上，因謂邵鵠兒曰：「若可同往寓中，則不妨一敘。」邵曰：「可。」秀峰先歸，囑從者整理酒肴。余攜翠、喜至寓。正談笑間，適郡署王懋老不期來，挽之同飲。酒將沾唇，忽聞樓下人聲嘈雜，似有上樓之勢，蓋房東一侄素無賴，知余招妓，故引人圖詐耳。秀峰怨曰：「此皆三白一時高興，不合我亦從之。」余曰：「事已至此，應速思退兵之計，非斗口時也。」懋老曰：「我當先下說之。」余即喚仆速雇兩轎，先脫兩妓，再圖出城之策。聞懋老說之不退，亦不上樓。兩轎已備，余仆手足頗捷，令其向前開路，秀峰挽翠姑繼之，余挽喜兒於後，一哄而下。秀峰、翠姑得仆力已出門去，喜兒為橫手所拿，余急起腿，中其臂，手一松而喜兒脫去，余亦乘勢脫身出。余仆猶守於門，以防追搶。急問之曰：「見喜兒否？」仆曰：「翠姑已乘轎去，喜娘但見其出，未見其乘轎也。」余急燃炬，見空轎猶在路旁。急追至靖海門，見秀峰侍翠轎而立，又問之，對曰：「或應投東，而反奔西矣。」急反身，過寓十餘家，聞暗處有喚余者，燭之，喜兒也，遂納之轎，肩而行。秀峰亦奔至，曰：「幽蘭門有水竇可出，已托人賄之啟鑰，翠姑去矣，喜兒速往！」余曰：「君速回寓退兵，翠、喜交我！」至水竇邊，果已啟鑰，翠先在。余遂左掖喜，右

挽翠，折腰鶴步，踉蹌出竇。天適微雨，路滑如油，至河干沙面，笙歌正盛。小艇有識翠姑者，招呼登舟。始見喜兒首如飛蓬，釵環俱無有。余曰：「被搶去耶？」喜兒笑曰：「聞此皆赤金，阿母物也，妾於下樓時已除去，藏於囊中。若被搶去，累君賠償耶。」余聞言，心甚德之，令其重整釵環，勿舍阿母，託言寓所人雜，故仍歸舟耳。翠姑如言告母，並曰：「酒菜已飽，備粥可也。」時寮上酒客已去，邵鵠兒命翠亦陪余登寮。見兩對繡鞋泥污已透。三人共粥，聊以充飢。剪燭絮談，始悉翠籍湖南，喜亦豫產，本姓歐陽，父亡母醮，為惡叔所賣。翠姑告以迎新送舊之苦，心不歡必強笑，酒不勝必強飲，身不快必強陪，喉不爽必強歌。更有乖張其性者，稍不合意，即擲酒翻案，大聲辱罵，假母不察，反言接待不周，又有惡客徹夜蹂躪，不堪其擾。喜兒年輕初到，母猶惜之。不覺淚隨言落。喜兒亦嘿然涕泣。余乃挽喜入懷，撫慰之。矚翠姑臥於外榻，蓋因秀峰交也。

自此或十日或五日，必遣人來招，喜或自放小艇，親至河干迎接。余每去必邀秀峰，不邀他客，不另放艇。一夕之歡，番銀四圓而已。秀峰今翠明紅，俗謂之跳槽，甚至一招兩妓；余則惟喜兒一人，偶獨往，或小酌於平台，或清談於寮內，不令唱歌，不強多飲，溫存體恤，一艇怡然，鄰妓皆羨之。有空閒無客者，知余在寮，必來相訪。合幫之妓無一不識，每上其艇，呼余聲不絕，余亦左顧右盼，應接不暇，此雖揮霍萬金所不能致者。余四月在彼處，共費百餘金，得嘗荔枝鮮果，亦生平快事。後鵠兒欲索五百金強余納喜，余

患其擾，遂圖歸計。秀峰迷戀於此，因勸其購一妾，仍由原路返吳。明年，秀峰再往，吾父不准偕游，遂就青浦楊明府之聘。及秀峰歸，述及喜兒因余不往，幾尋短見。噫！「半年一覺揚幫夢，贏得花船薄倖名」矣！

余自粵東歸來，館青浦兩載，無快游可述。未幾，芸、憨相遇，物議沸騰，芸以激憤致病。余與程墨安設一書畫鋪於家門之側，聊佐湯藥之需。

中秋後二日，有吳雲客偕毛憶香、王屋燦邀余游西山脅室，余適腕底無閒，囑其先往。吳曰：「子能出城，明午當在山前水踏橋之來鶴庵相候。」余諾之。

越日，留程守鋪，余獨步出閭門，至山前過水踏橋，循田塍而西。見一庵南向，門帶清流，剝琢問之，應曰：「客何來？」余告之。笑曰：「此『得雲』也，客不見匾額乎？」

『來鶴』已過矣！」余曰：「自橋至此，未見有庵。」其人回指曰：「客不見土牆中森森多竹者，即是也。」余乃返至牆下。小門深閉，門隙窺之，短籬曲徑，綠竹猗猗，寂不聞人語聲，叩之亦無應者。一人過，曰：「牆穴有石，敲門具也。」余試連擊，果有小沙彌出應。余即循徑入，過小石橋，向西一折，始見山門，懸黑漆額，粉書「來鶴」二字，後有長跋，不暇細觀。入門經韋陀殿，上下光潔，纖塵不染，知為好靜室。忽見左廊又一小沙彌奉壺出，余大聲呼問，即聞室內星燦笑曰：「何如？我謂三白決不失信也！」旋見雲客

出迎，曰：「候君早膳，何來之遲？」一僧繼其後，向余稽首，問知為竹逸和尚。入其室，僅小屋三椽，額曰「桂軒」，庭中雙桂盛開。星燦、憶香群起嚷曰：「來遲罰三杯！」席上葷素精潔，酒則黃白俱備。余問曰：「公等游幾處矣？」雲客曰：「昨來已晚，今晨僅到得雲、河亭耳。」歡飲良久。飯畢，仍自得雲、河亭共游八九處，至華山而止。各有佳處，不能盡述。華山之頂有蓮花峰，以時欲暮，期以後游。桂花之盛至此為最，就花下飲清茗——甌，即乘山輿，徑回來鶴。

桂軒之東另有臨潔小閣，已杯盤羅列。竹逸寡言靜坐而好客善飲。始則折桂催花，繼則每人一令，二鼓始罷。余曰：「今夜月色甚佳，即此酣臥，未免有負清光，何處得高曠地，一玩月色，庶不虛此良夜也？」竹逸曰：「放鶴亭可登也。」雲客曰：「星燦抱得琴來，未聞絕調，到彼一彈何如？」乃偕往。但見木犀香里，一路霜林，月下長空，萬籟俱寂。星燦彈梅花三弄，飄飄欲仙。憶香亦興發，袖出鐵笛，嗚嗚而吹之。雲客曰：「今夜石湖看月者，誰能如吾輩之樂哉？」蓋吾蘇八月十八日石湖行春橋下有看串月勝會，遊船排擠，徹夜笙歌，名雖看月，實則挾妓哄飲而已。未幾，月落霜寒，興逋歸臥。

明晨，雲客謂眾曰：「此地有無隱庵，極幽僻，君等有到過者否？」咸對曰：「無論未到，並未嘗聞也。」竹逸曰：「無隱四面皆山，其地甚僻，僧不能久居。向年曾一至，

已坍塌，自尺木彭居士重修後，未嘗往焉，今猶依稀識之。如欲往游，請為前導。」憶香曰：「枵腹去耶？」竹逸笑曰：「已備素麵矣，再令道人攜酒盒相從也。」麵畢，步行而往。過高義園，雲客欲往白雲精舍，入門就坐。一僧徐步出，向雲客拱手曰：「違教兩月，城中有何新聞？撫軍在轅否？」憶香忽起曰：「禿！」拂袖徑出。余與星燦忍笑隨之，雲客、竹逸酬答數語，亦辭出。高義園即范文正公墓，白雲精舍在其旁。一軒面壁，上懸藤蘿，下鑿一潭，廣丈許，一泓清碧，有金鱗游泳其中，名曰「鉢盂泉」。竹爐茶灶，位置極幽。軒後於萬綠叢中，可瞰范園之概。惜衲子俗，不堪久坐耳。是時由上沙村過雞籠山，即余與鴻榦登高處也。風物依然，鴻榦已死，不勝今昔之感。正惆悵間，忽流泉阻路不得進，有三、五村童掘菌子於亂草中，探頭而笑，似訝多人之至此者。詢以無隱路，對曰：「前途水大不可行，請返數步，南有小徑，度嶺可達。」從其言。度嶺南行里許，漸覺竹樹叢雜，四山環繞，徑滿綠茵，已無人跡。竹逸徘徊四顧曰：「似在斯，而徑不可辨，奈何？」余乃蹲身細矚，於千竿竹中隱隱見亂石牆舍，徑撥叢竹間，橫穿入覓之，始得一門，曰「無隱禪院」，某年月日南園老人彭某重修，眾喜曰：「非君則失武陵源矣！」山門緊閉，敲良久，無應者。忽旁開一門，呀然有聲，一鶉衣少年出，面有菜色，足無完履，問曰：「客何為者？」竹逸稽首曰：「慕此幽靜，特來瞻仰。」少年曰：「如此窮山，僧散無人接待，請覓他游。」言已，閉門欲進。雲客急止之，許以啟門放游，必當酬謝。少年笑曰：

「茶葉俱無，恐慢客耳，豈望酬耶？」山門一啟，即見佛面，金光與綠陰相映，庭階石礎苔積如繡，殿後台級如牆，石欄繞之。循台而西，有石形如饅頭，高二丈許，細竹環其趾。再西折北，由斜廊躡級而登，客堂三卷楹緊對大石。石下鑿一小月池，清泉一派，荇藻交橫。堂東即正殿，殿左西向為僧房廚灶，殿後臨峭壁，樹雜陰濃，仰不見天。星燦力疲，就池邊小憩，余從之。將啟盒小酌，忽聞憶香音在樹杪，呼曰：「三白速來，此間有妙境！」仰而視之，不見其人，因與星燦循聲覓之。由東廂出一小門，折北，有石蹬如梯，約數十級，於竹塢中瞥見一樓。又梯而上，八窗洞然，額曰「飛雲閣」。四山抱列如城，缺西南一角，遙見一水浸天，風帆隱隱，即太湖也。倚窗俯視，風動竹梢，如翻麥浪。憶香曰：「何如？」余曰：「此妙境也。」忽又聞雲客於樓西呼曰：「憶香速來，此地更有妙境！」因又下樓，折而西，十餘級，忽豁然開朗，平坦如台。度其地，已在殿後峭壁之上，殘磚缺礎尚存，蓋亦昔日之殿基也。周望環山，較閣更暢。憶香對太湖長嘯一聲，則群山齊應。乃席地開樽，忽愁枵腹，少年欲烹焦飯代茶，隨令改茶為粥，邀與同啖。詢其何以冷落至此，曰：「四無居鄰，夜多暴客，積糧時來強竊，即植蔬果，亦半為樵子所有。此為崇寧寺下院，長廚中月送飯乾一石、鹽菜一壇而已。某為彭姓裔，暫居看守，行將歸去，不久當無人跡矣。」雲客謝以番銀一圓。返至來鶴，買舟而歸。余繪無隱圖一幅，以贈竹逸，志快游也。

是年冬，余為友人作中保所累，家庭失歡，寄居錫山華氏。明年春，將之維揚而短於資，有故人韓春泉在上洋幕府，因往訪焉。衣敝履穿，不堪入署，投札約晤於郡廟園亭中。及出見，知余愁苦，慨助十金。園為洋商捐施而成，極為闊大，惜點綴各景，雜亂無章，後疊山石，亦無起伏照應。歸途忽思虞山之勝，適有便舟附之。時當春仲，桃李爭研，逆旅行蹤，苦無伴侶，乃懷青銅三百，信步至虞山書院。牆外仰矚，見叢樹交花，嬌紅稚綠，傍水依山，極饒幽趣。惜不得其門而入，問途以往，遇設篷淪茗者，就之，烹碧羅春，飲之極佳。詢虞山何處最勝，一游者曰：「從此出西關，近劍門，亦虞山最佳處也，君欲往，請為前導。」余欣然從之。出西門，循山腳，高低約數里，漸見山峰屹立，石作橫紋，至則一山中分，兩壁凹凸，高數十仞，近而仰視，勢將傾墮。其人曰：「相傳上有洞府，多仙景，惜無徑可登。」余興發，挽袖卷衣，猿攀而上，直造其巔。所謂洞府者，深僅丈許，上有石罅，洞然見天。俯首下視，腿軟欲墮。乃以腹面壁，依藤附蔓而下。其人嘆曰：「壯哉！遊興之豪，未見有如君者。」余口渴思飲，邀其人就野店沽飲三杯。陽烏將落，未得遍游，拾赭石十餘塊，懷之歸寓，負笈搭夜航至蘇，仍返錫山。此余愁苦中之快游也。

嘉慶甲子春，痛遭先君之變，行將棄家遠遁，友人夏揖山挽留其家。秋八月，邀余同往東海永泰沙勘收花息。沙隸崇明。出劉河口，航海百餘里。新漲初辟，尚無街市。茫茫蘆荻，絕少人煙，僅有同業丁氏倉庫數十椽，四面掘溝河，築堤栽柳繞於外。丁字實初，

家於崇，為一沙之首戶；司會計者姓王。俱家爽好客，不拘禮節，與余乍見即同故交。宰豬為餉，傾瓮為飲。令則拇戰，不知詩文；歌則號呶，不講音律。酒酣，揮工人舞拳相撲為戲。蓄牯牛百餘頭，皆露宿堤上。養鵝為號，以防海盜。日則驅鷹犬獵於蘆叢沙渚間，所獲多飛禽。余亦從之馳逐，倦則臥。引至園田成熟處，每一字號圈築高堤，以防潮汛。堤中通有水竇，用閘啟閉，旱則長潮時啟閘灌之，潦則落潮時開閘泄之。佃人皆散處如列星，一呼俱集，稱業戶曰「產主」，唯唯聽命，朴誠可愛。而激之非義，則野橫過於狼虎；幸一言公平，率然拜服。風雨晦明，恍同太古。臥床外矚即睹洪濤，枕畔潮聲如鳴金鼓。一夜，忽見數十里外有紅燈大如栲栳，浮於海中，又見紅光燭天，勢同失火，實初日：「此處起現神燈神火，不久又將漲出沙田矣。」揖山興致素豪，至此益放。余更肆無忌憚，牛背狂歌，沙頭醉舞，隨其興之所至，真生平無拘之快游也。事竣，十月始歸。

吾蘇虎丘之勝，余取後山之千頃雲一處，次則劍池而已，餘皆半借人工，且為脂粉所污，已失山林本相。即新起之白公祠、塔影橋，不過留雅名耳。其冶坊濱，余戲改為「野芳濱」，更不過脂鄉粉隊，徒形其妖冶而已。其在城中最著名之獅子林，雖曰云林手筆，且石質玲瓏，中多古木，然以大勢觀之，竟同亂堆煤渣，積以苔蘚，穿以蟻災，全無山林氣勢。以余管窺所及，不知其妙。靈岩山，為吳王館娃宮故址，上有西施洞、響屐廊、采香徑諸勝，而其勢散漫，曠無收束，不及天平支硎之別饒幽趣。

鄧尉山一名元墓，西背太湖，東對錦峰，丹崖翠閣，望如圖畫，居人種梅為業，花開數十里，一望如積雪，故名「香雪海」。山之左有古柏四樹，名之曰「清、奇、古、怪」：清者，一株挺直，茂如翠蓋；奇者，臥地三曲，形「之」字；古者，禿頂扁闊，半朽如掌；怪者，體似旋螺，枝幹皆然。相傳漢以前物也。

乙丑孟春，揖山尊人蓴薌先生偕其弟介石，率子侄四人，往禊山家祠春祭，兼掃祖墓，招余同往。順道先至靈岩山，出虎山橋，由費家河進香雪海觀梅。禊山祠宇即藏於香雪海中，時花正盛，咳吐俱香，余曾為介石畫禊山風木圖十二冊。是年九月，余從石琢堂殿撰赴四川重慶府之任，溯長江而上，舟抵皖城。皖山之麓，有元季忠臣余公之墓，墓側有堂三楹，名曰「大觀亭」，面臨南湖，背倚潛山。亭在山脊，眺遠頗暢。旁有深廊，北窗洞開，時值霜時初紅，爛如桃李。同游者為蔣壽朋、蔡子琴。南城外又有王氏園，其地長於東西，短於南北，蓋北緊背城、南則臨湖故也。既限於地，頗難位置，而觀其結構，作重台疊館之法。重台者，屋上作月台為庭院，疊石栽花於上，使遊人不知腳下有屋。蓋上疊石者則下實，上庭院者則下虛，故花木仍得地氣而生也。疊館者，樓上作軒，軒上再作平台。上下盤折，重疊四層，且有小池，水不漏泄，竟莫測其何虛何實。其立腳全用磚石為之，承重處仿照西洋立柱法。幸面對南湖，目無所阻，騁懷遊覽，勝於平園。真人工之奇絕者也。

武昌黃鶴樓在黃鵠磯上，後拖黃鵠山，俗呼為蛇山。樓有三層，畫棟飛檐，倚城屹峙，面臨漢江，與漢陽晴川閣相對。余與琢堂冒雪登焉，俯視長空，瓊花飛舞，遙指銀山玉樹，恍如身在瑤台。江中往來小艇，縱橫掀播，如浪卷殘葉，名利之心至此一冷。壁間題詠甚多，不能記憶，但記楹對有云：「何時黃鶴重來，且共倒金樽，澆洲渚千年芳草；但見白雲飛去，更誰吹玉笛，落江城五月梅花。」

黃州赤壁在府城漢川門外，屹立江濱，截然如壁。石皆絳色，故名焉。水經謂之赤鼻山，東坡游此作二賦，指為吳魏交兵處，則非也。壁下已成陸地，上有二賦亭。

是年仲冬抵荊州。琢堂得升潼關觀察之信，留余祝州，余以未得見蜀中山水為悵。時琢堂入川，而哲嗣敦夫眷屬及蔡子琴、席芝堂俱留於荊州，居劉氏廢園。余記其廳額曰「紫藤紅樹山房」。庭階圍以石欄，鑿方池一畝；池中建一亭，有石橋通焉；亭後築土壘石，雜樹叢生；餘多曠地，樓閣俱傾頽矣。客中無事，或吟或嘯，或出遊，或聚談。歲暮雖資斧不繼，而上下雍雍，典衣沽酒，且置鑼鼓敲之。每夜必酌，每酌必令。窘則四兩燒刀，亦必大施觴政。遇同鄉蔡姓者，蔡子琴與敘宗系，乃其族子也，倩其導遊名勝。至府學前之曲江樓，昔張九齡為長史時，賦詩其上，朱子亦有詩曰：「相思欲回首，但上曲江樓。」城上又有雄楚樓，五代時高氏所建。規模雄峻，極目可數百里。繞城傍水，盡植垂

楊，小舟盪漿往來，頗有畫意。荊州府署即關壯繆帥府，儀門內有青石斷馬槽，相傳即赤兔馬食槽也。訪羅含宅於城西小湖上，不遇。又訪宋玉故宅於城北。昔庾信遇侯景之亂，遁歸江陵，居宋玉故宅，繼改為酒家，今則不可復識矣。

是年大除，雪後極寒，獻歲發春，無賀年之擾，日惟燃紙炮、放紙鳶、扎紙燈以為樂。既而風傳花信，雨濯春塵，琢堂諸姬攜其少女幼子順川流而下，敦夫乃重整行裝，合幫而走。由樊城登陸，直赴潼關。

由山南閬鄉縣西出函谷關，有「紫氣東來」四字，即老子乘青牛所過之地。兩山夾道，僅容二馬並行。約十里即潼關，左背峭壁，右臨黃河，關在山河之間扼喉而起，重樓壘垛，極其雄峻。而車馬寂然，人煙亦稀。昌黎詩曰：「日照潼關四扇開」，殆亦言其冷落耶？

城中觀察之下，僅一別駕。道署緊靠北城，後有園圃，橫長約三畝。東西鑿兩池，水從西南牆外而入，東流至兩池間，支分三道：一向南至大廚房，以供日用；一向東入東池，水一向北折西、由石螭口中噴入西池，繞至西北，設閘泄瀉，由城腳轉北，穿竇而出，直下黃河。日夜環流，殊清人耳。竹樹陰濃，仰不見天。西池中有亭，藕花繞左右。東有面南書室三間，庭有葡萄架，下設方石，可弈可飲，以外皆菊畦。西有面東軒屋三間，坐其中可聽流水聲。軒南有小門可通內室。軒北窗下另鑿小池，池之北有小廟，祀花神。園正中

築三層樓一座，緊靠北城，高與城齊，俯視城外即黃河也。河之北，山如屏列，已屬山西界。真洋洋大觀也！余居園南，屋如舟式，庭有土山，上有小亭，登之可覽園中之概，綠陰四合，夏無暑氣。琢堂為余顏其齋曰「不系之舟」。此余幕游以來第一好居室也。土山之間，藝菊數十種，惜未及含葩，而琢堂調山左廉訪矣。眷屬移寓潼川書院，余亦隨往院中居焉。

琢堂先赴任，余與子琴、芝堂等無事，輒出遊。乘騎至華陰廟。過華封里，即堯時三祝處。廟內多秦槐漢柏，大皆三四抱，有槐中抱柏而生者，柏中抱槐而生者。殿廷古碑甚多，內有陳希夷書「福」、「壽」字。華山之腳有玉泉院，即希夷先生化形骨蛻處。有石洞如斗室，塑先生臥像於石床。其地水淨沙明，草多絳色，泉流甚急，修竹繞之。洞外一方亭，額曰「無憂亭」。旁有古樹三棟，紋如裂炭，葉似槐而色深，不知其名，土人即呼曰「無憂樹」。太華之高不知幾千仞，惜未能裹糧往登焉。歸途見林柿正黃，就馬上摘食之，土人呼止弗聽，嚼之澀甚，急吐去，下騎覓泉漱口，始能言，土人大笑。蓋柿須摘下煮一沸，始去其澀，余不知也。

十月初，琢堂自山東專人來接眷屬，遂出潼關，由河南入魯。山東濟南府城內，西有大明湖，其中有歷下亭、水香亭諸勝。夏月柳陰濃處，菡萏香來，載酒泛舟，極有幽趣。

余冬日往視，但見衰柳寒煙，一水茫茫而已。趵突泉為濟南七十二泉之冠，泉分三眼，從地底怒涌突起，勢如騰沸。凡泉皆從上而下，此獨從下而上，亦一奇也。池上有樓，供呂祖像，游者多於此品茶焉。明年二月，余就館萊陽。至丁卯秋，琢堂降官翰林，余亦入都。所謂登州海市，竟無從一見。

卷五 中山記歷（偽續）

據包笑天、鄭逸梅先生所言，後二記是王文濡（均卿）託人偽作，非沈復原文。後來經一些專家學者考證，指出這兩卷內容，應出自後人偽撰，並非沈氏原書。

嘉慶四年，歲在己未，琉球國中山王尚穆薨。世子尚哲，先七年卒；世孫尚溫，表請襲封。中朝懷柔遠藩，錫以恩命，臨軒召對，特簡儒臣。

於是，趙介山先生名文楷，太湖人，官翰林院修撰，充正使；李和叔先生名鼎元，綿州人，官內閣中書，副焉。介山馳書約余偕行，余以高堂垂老，憚於遠遊；繼思游幕二十年，遍窺兩戒，然而尚囿方隅之見，未觀域外，更歷溟之勝，庶廣異聞。稟商吾父，允以隨往。從客凡五人：王君文誥，秦君元鈞，繆君頌，楊君華才，其一即余也。

五年五月朔日，隨節以行，祥飆送風，神魚扶舳，計六晝夜，徑達所屆。凡所目擊，咸登掌錄。志山水之麗崎，記物產之瑰怪，載官司之典章，嘉士女之風節。文不矜奇，事皆記實。自慚譾陋，甘貽測海之嗤；要堪傳言，或勝鑿空之說云爾。

五月朔日，恰逢夏至，襍被登舟。向來封中山王，去以夏至，乘西南風；歸以冬至，乘東北風。風有信也。舟二，正使與副使共乘其一。舟身長七丈，首尾虛艚三丈，深一丈三尺，寬二丈二尺；較歷來封舟幾小一半。前後各一桅，長六丈有奇，圍三尺；中艙前一桅，長十丈有奇，圍六尺，以番木為之。通計二十四艙，艙底貯石，載貨十一萬斤奇。龍口置大炮一，左右各置大炮二，兵器貯艙內。大桅下橫大木為轆轤，移炮升篷皆仗之，輦以數十人。艙面為戰台，尾樓為將台，立幟列藤牌，為使臣廳事。下即舵樓。舵前有小艙，實以沙布針盤。中艙梯而下，高可六尺，為使臣會食地。前艙貯火藥貯米，後以居兵。稍後為水艙，凡四井。二號船稱是。每船約二百六十餘人，船小人多，無立錐處。風信已屆，如欲易舟，恐延時日也。

初二日午刻，移泊鰲門。申刻，慶雲見於西方，五色輪，適與樓船旗幟上下輝映，觀者莫不嘆為奇瑞。或如玄圭，或如白珂，或如靈芝，或如玉禾，或如絳綃，或如紫，或如文杏之葉，或如含桃之穎，或如秋原之草，或如春湘之波，向讀屠長卿賦，今始知其形容之妙也。畫士施生，為《航海行樂圖》，甚工。余見茲圖，遂乃擱筆；香崖雖善畫，亦不能辦此。

初四日亥刻，起碇。乘潮至羅星塔，海闊天空，一望無際。余婦芸娘，昔游太湖，謂得見天地之寬，不虛此生。使觀于海，其愉快又當何如？

初九日卯刻，見彭家山，列三峰，東高而西下。申刻，見釣魚台，三峰離立，如筆架，皆石骨。惟時水天一色，舟平而駛。有白鳥無數，繞船而送，不知所自來。入夜，星影橫斜，月光破碎，海面盡作火焰，浮沉出沒。木華《海賦》所謂「陰火潛然」者也。

初十日辰正，見赤尾嶼。嶼方而赤，東西凸而中凹，一凹中又有小峰二。船從山北過，有大魚二，夾舟行，不見首尾，脊黑而微綠，如十圍枯木，附於舟側。舟人以為風暴將起，魚先來護。午刻，大雷雨以震，風轉東北，舵無主。舟轉側甚危！幸而大魚附舟，尚未去。忽聞霹靂一聲，風雨頓止。申刻，風轉西南且大。合舟之人，舉手加額，咸以為有神助。得二詩以志之。詩云：

平生浪跡遍齊州，又附星槎作遠遊。

魚解扶危風轉順，海雲紅處是琉球。

白浪滔滔撼大荒，海天東望正茫茫。

此行足壯書生膽，手挾風雷意激昂。

自謂頗能寫出爾時光景。

十一日，午刻，見姑米山。山共八嶺，嶺各一二峰，或斷或續。未刻，大風暴雨如注，然雨雖暴而風順。酉刻，舟已近山。琉球人以姑米多礁，黑夜不敢進，待明而行。亦不下碇，但將篷收回，順風而立，則舟蕩漾而不能退。戌刻，舟中舉號火，姑米山有火應之。詢之為球人暗令：日則放炮，夜則舉火。《儀》注所謂得信者，此也。

十二日辰刻，過馬齒山。山如犬羊相錯，四峰離立，若馬行空。計又行七更，船再用甲寅針，取那霸港。回望見迎封船在後，共相慶幸。歷來針路所見，尚有小琉球、雞籠山、黃麻嶼，此行俱未見。聞知琉球伙長，年已六十，往來海面八次，每度細審，得其準的。以為不出辰卯二位，而乙卯位單，乙針尤多，故此次最為簡捷，而所見亦僅三山，即至姑米。針則開洋用單辰，行七更後，用乙辰，自後盡用乙。過姑米，乃用乙卯。惟記更以香殊難憑準。念五虎門至官塘，里有定數，因就時辰表按時計里，每時約行百有十里。自初八日未時開洋，訖十二日辰時，計共五十八時。初十日，暴風停兩時；十一日夜，畏觸礁停三時，實行五十三時，計程應得五千八百三十里。計到那霸港，實洋面六千里有奇。

據琉球伙長云，海上行舟，風小固不能駛，風過大，亦不能駛。風大則浪大，浪大力能壅船，進尺仍退二寸。惟風七分，浪五分，最宜駕駛。此次是也。從來渡海，未有平穩

而駛如此者。於時，球人駕獨木船數十，以纖挽舟而行，迎封三接如儀。辰刻，進那霸港。先是，二號船於初十日望不見，至是乃先至。迎封船亦隨後至，齊泊臨海寺前。伙長云，從末有三舟齊到者。

午刻，登岸。傾國人士，聚觀於路，世孫率百官迎詔如儀。世孫年十七，白皙而豐頤，儀度雍容，善書，頗得松雪筆意。

按《中山世鑒》，隋使羽騎尉朱寬至國，於萬濤間，見地形如虬龍浮水，始曰「流虬」而隋書又作「流求」；《新唐書》作「流鬼」；《元史》又作「黎求」；明復作「琉球」。《世鑒》又載，元延元年，國分為三大里，凡十八國，或稱山南王，或稱山北王。余於中山、南山，遊歷幾遍，大村不及二里，而即謂之國，得勿誇大乎？

琉人每言大風，必曰台颶。按韓昌黎詩：「雷霆逼颶」，是與颶同稱者為。《玉篇》：「，大風也，於筆切。」《唐書百官志》，「有海道，或系球人誤書。」《隋書》稱琉球有虎、狼、熊、羆，今實無之。又云無牛羊驢馬。驢誠無，而六畜無不備。乃知書不可盡信也。

天使館西向，仿中華廨署，有旗竿二，上懸冊封黃旗。有照牆，有東西轅門，左右有鼓亭，有班房。大門署曰「天使館」，門內廊房各四楹。儀門署曰「天澤門」，萬曆中使臣

夏子陽題，年久失去，前使徐葆光補出。門內左右各十一間，中有甬道，道西榕樹一株，大可十圍，徐公手植。最西者為廚房，大堂五楹，署曰「敷命堂」，前使汪楫題。稍北，葆光額曰「皇綸三錫」。堂後有穿堂，直達二堂。堂五楹，中為正副使會食之地，前使周公署曰「聲教東漸」。左右即寢室。堂後南北各一樓，南樓為正使所居，汪楫額曰「長風閣」。北樓為副使所居，前使林麟額曰「停雲樓」。額北有詩牌，乃海山先生所題也。周礪礁石為垣，望同百雉。垣上悉植火鳳，干方，無花有刺，似霸王鞭，葉似慎火草，俗謂能避火，名吉姑羅。南院有水井。樓皆上覆瓦，下砌方磚，院中平似沙，桌椅床帳悉仿中國式。寄塵得詩四首，有句云：「相看樓閣雲中出，即是蓬萊島上居。」又有句云：「一舟翦徑憑風信，五日飛帆駐月楂。」皆真情真境也。

孔子廟在久米村。堂三楹，中為神座，如王者垂旒圭，而署其主曰「至聖先師孔子神位」。左右兩龕。龕二人立侍，各手一經，標曰「易」、「書」、「詩」、「春秋」，即所謂四配也。堂外為台，台東西，拾級以登，柵如櫺星門，中仿戟門，半樹塞以止行者。其外臨水為屏牆。堂之東，為明倫堂，堂北祀啟聖。久米士之秀者，皆肄業其中。擇文理精通者為之師，歲有廩給，丁祭一如中國儀。敬題一詩云：「洋溢聲名四海馳，島邦也解拜先師。廟堂肅穆垂旒貴，聖教如今洽九夷。」用伸仰止之忱。

國中諸寺，以圓覺為大。渡觀蓮塘橋，亭供辨才天女，云即斗姥。將入門，有池曰「圓鑒」，荇藻交橫，芰荷半倒。門高敞，有樓翼然。左右金剛四，規模略仿中國。佛殿七楹。更進，大殿亦七楹，名龍淵殿。中為佛堂，左右奉木主，亦祀先王神位，兼祀祧主。左序為方丈，右序為客座，皆設席；周緣以布，下襯極平而淨，名曰「踏腳綿」。方丈前，為蓬萊庭。左為香積廚，側有井，名「不冷泉」。客座右為古松嶺，異石錯舛，列於松間。左廂為僧寮，右廂為獅子窟。僧寮南，有樂樓。樓南為園，饒花木。此乃圓覺寺之勝概也。又有護國寺，為國王禱雨之所。龕內有神，黑而裸，手劍立，狀甚猙獰。有鍾，為前明景泰七年鑄。寺後多鳳尾蕉，一名鐵樹。又有天王寺，有鍾亦為景泰七年鑄。又有定海寺，有鍾為前明天順三年鑄。至於龍渡寺、善興寺、和光寺，荒廢無可述者。

此邦海味，頗多特產，為中國之所罕見。

一石，似墨魚而大，腹圓如蜘蛛，雙須八手，攢生兩肩，有刺，類海參，無足無鱗介，如鮑魚。登萊有所謂八帶魚者，以形考之，殆是石，或即烏之別種歟？

一海蛇，長三尺，僵直如朽索，色黑，狀猙獰。土人云：能殺蟲、療瘡、已癘；殆永州異蛇類。土俗甚重之，以為貴品。

一海膽，如蝟，剝皮去肉，搗成泥，盛以小瓶，可供饌。

一寄生螺，大小不一，長圓各異，皆負殼而行。螺中有蟹，兩鰲八跪，跪四大四小，以大跪行；鰲一大一小，小者常隱，大者以取食。觸之則大跪盡縮，以一大鰲拒戶。蟹也而有螺性，《江賦》所云「腹蟹」，豈其類歟？《太平廣記》謂「蟹入螺中」。似先有蟹；然取置碗中，以觀其求脫之勢，力猛殼脫，頃刻死，則又與殼相依為命。造物不測，難以臆度也。

一沙蟹，闊而薄，兩鰲大於身。甲小而缺其前，縮兩鰲以補之，若無縫。八跪特短，臍無甲，尖團莫辨。見人則凹雙睛，水高寸許，似善怒。養以沙水，經十餘日，不食亦不死。

一蚶，徑二尺以上，圍五尺許，古人所謂「屋瓦子」，以殼形凹凸，像瓦屋也。

一海馬肉，薄片回屈如刨花，色如片茯苓。品之最貴者，不易得，得則先以獻王。其狀魚身馬首，無毛而有足，皮如江豚。此皆海味之特產也。

此邦果實，亦有與中國不同者。蕉實狀如手指，色黃，味甘，瓣如柚，亦名甘露。初熟色青，以糖覆則黃。其花紅，一穗數尺。瓢須五六出，歲實如常，實如其須之數。中國亦有蕉，不聞歲結實，亦無有抽其絲作布者；或其性殊歟？

布之原料，與制布之法，亦有與中國異者。一曰蕉布，米色，寬一尺，乃芭蕉漚抽其絲織成，輕密如羅。

一曰苧布，白而細，寬尺二寸，可敵棉布。

一曰絲布，白而棉軟，苧經而絲緯，品之最尚者。《漢書》所謂蕉、筒、荃、葛，即此類也。

一曰麻布，米色而粗，品最下矣。國人善印花，花樣不一，皆剪紙為范。加范於布，塗灰焉；灰干去范，乃着色；干而浣之，灰去而花出，愈洗而愈鮮，衣敝而色不退。此必別有製法，秘不與人。故東洋花布，特重於閩也。

此邦草木，多與中國異稱，惜未攜《群芳譜》來，一一辨證之耳。羅漢松謂之木。冬青謂之福木。萬壽菊謂之禪菊。鐵樹謂之鳳尾蕉，以葉對出形似也；亦謂之海棕櫚，以葉蓋頭形似也；有攜至中華以為盆玩者，則謂之萬年棕云。鳳梨，開花者謂之男木，白瓣若蓮，頗香烈，不實；無花者謂之女木，而實大，如瓜可食。或云，即波羅蜜別種，球人又謂之「阿呢」。月橘，謂之十里香，葉如棗，小白花，甚芳烈，實如天竹子稍大。聞二月中，紅累累滿樹，若火齊然。惜余未及見也。

球陽地氣多暖，時屆深秋，花草不殺，蚊雷不收，荻花盛開。野牡丹二三月花，至八月復復，花累累如鈴鐸，素瓣，紫暈，檀心，圓而大，頗芳烈。佛桑四季皆花。有白色，有深紅、粉紅二色。因得一詩，詩云：「偶隨使節泛仙槎，日日春遊玩物華。天氣常如二月，山林不斷四時花。」亦真情真景也。

球人嗜蘭，謂之孔子花。陳宅尤多異產。有風蘭，葉較蘭稍長，篾竹為盆，掛風前，即蕃衍。有名護蘭，葉類桂而厚，稍長如指，花一箭八九出，以四月開，香勝於蘭；出名護岳岩石間，不假水土，或寄樹丫，或裹以棕而懸之，無不茂。有粟蘭，一名芷蘭，葉如鳳尾花，作珍珠狀。有棒蘭，綠色，莖如珊瑚，無葉，花出桎間，如蘭而小，亦寄樹活。又有西表松蘭、竹蘭之目，或致自外島，或取之岩間，香皆不減蘭也。因得一詩，詩云：「移根絕島最堪夸，道是森森闕里花。不比尋常凡草木，春風一到即繁華。」題詩既畢，並為寫生，愧無黃筌之妙筆耳。

沿海多浮石，嵌空玲瓏，水擊之，聲作鍾磬，此與中國彭蠡之口石鐘山相似。

閒居無可消遣，與施生弈，用琉球棋子。白者磨螺之封口石為之。內地小螺拒戶有圓殼；海螻大者，其拒戶之殼，厚五六分，徑二寸許，圓白如碑礪，土人名曰「封口石」。黑者磨蒼石為之，子徑六分許，圓二寸許，中凹而四周削，無正背面，不類雲南子式。棋

盤以木為之，厚八寸，四足，足高四寸，面刻棋路。其俗好弈，舉棋無不定之說，頗亦有國手。局終數空眼多少，不數實子，數正同。相傳國中供奉棋神，畫女相如仙子，不令人見，乃國中雅尚也。

六月初八日辰刻，正、副使恭奉諭祭文，及祭銀焚帛，安放龍彩亭內。出天使館東行，過久米村、泊村，至安里橋（即真玉橋）。世孫跪接如儀，即導引入廟。禮畢，引觀先王廟。正廟七楹，正中向外，通為一龕，安奉諸王神位：左昭自舜馬至尚穆，共十六位；右穆自義本至尚敬，共十五位。是日，球人觀者，彌山匝地，男子跪於道左，女子聚立遠觀。亦有施帷掛竹簾者，土人云系貴官眷屬。女皆黥首指節為飾，甚者全黑，少者間作梅花斑。國俗不穿耳，不施脂粉，無珠翠首飾。

人家門戶，多樹「石敢當」碣，牆頭多植吉姑羅或樹，剪剔極齊整。國人呼中國為唐山，呼華人為唐人。球地皆土沙，雨過即可行，無泥濘。

奧山有卻金亭，前明冊使陳給事侃歸時卻金，故國人造亭以表之。

辨岳，在王宮東南二里許。過圓覺寺，從山脊行，水分左右，堪輿家謂之過峽，中山來脈也。山大小五峰，最高者謂之辨岳。灌木密覆，前有石柱二，中置柵二，外板閣二。少左，有小石塔，左右列石案五。折而東，數十級至頂，有石壚二：西祭山，東祭海。岳

之神，曰祝，祝謂是天孫氏第二女云。國王受封，必齋戒親祭，正五九月，祭山海及護國神，皆在辨岳也。

波上、雪崎，及龜山，余已游遍，而要以鶴頭為最勝。隨正副使往游，陟其巔，避日而坐。草色粘天，松陰匝地。東望辨岳，秀出天半，王宮歷歷如畫。其南，則近水如湖，遠山如岸，豐見城巍然突出，山南王之舊跡猶有存者。西望馬齒、姑米，出沒隱見，若近若遠，封舟之來路也。北俯那霸、久米，人煙輻輳。舉凡山川靈異，草木陰翳，魚鳥沉浮，雲煙變滅，莫不爭奇獻巧，畢集目前。乃知前日之游，殊為鹵莽。梁大夫小具盤樽，席地而飲，余亦趣仆以酒肴至。未申之交，涼風乍生，微雨將灑，乃移樽登舟。時海潮正漲，沙岸瀰漫，遂由奧山南麓折而東北。山石嵌空欲落，海燕如鷗，漁舟似織。俄而返照入山，冰輪山水，文鯨無數，飛射潮頭。與介山舉觴弄月，擊楫而歌。樽不空，客皆醉。越渡里村，漏已三下。卻金亭前，列炬如晝，迎者倦矣。乃相與步月而歸，為中山第一游焉。

泉崎橋橋下，為漫湖澚。每當晴夜，雙門拱月，萬象澄清，如玻璃世界，為中山八景之一。旺泉味甘，亦為中山八景之一。王城有亭，依城望遠，因小憩亭中，品瑞泉，縱觀中山八景。八景者，泉崎月夜、臨海潮聲、久米竹籬、龍洞松濤、筍崖夕照、長虹秋霽、

城岳靈泉、中島蕉園也。亭下多棕櫚紫竹，竹叢生，高三尺余，葉如棕，狹而長，即所謂觀音竹也。亭南有蚶殼，長八尺許，貯水以供盥，知大蚶不易得也。

國人洗漱不用湯，家豎石椿，置石盂或蚶殼其上，貯水，旁置一柄筒，曉起，以筒盛水，澆而盥漱之。客至亦然。地多草，細軟如毯，有事則取新沙覆之。國人取玳瑁之甲，以為長簪，傳到中國，率由閩粵商販。球人不知貴，以為賤品。崑山之旁，以玉抵鵲，地使然也。

豐見山頂，有山南王第故城。徐葆光詩有「頽垣宮闕無全瓦，荒草牛羊似破村」之句。王之子孫，今為那姓，猶聚居於此。

山，國人讀為「失山」。琉球字皆對音，十失無別，疑迭之誤也。副使輯《球雅》，謂一字作二三讀，二三字作一字讀者，皆義而非音，即所謂寄語，國人盡知之。音則合百餘字，或十餘字為一音，與中國音迥異。國中惟讀書通文理者，乃知對音，庶民皆不知也。

久米官之子弟，能言，教以漢語；能書，教以漢文。十歲稱若秀才，王給米一石。十五剃髮，先謁孔聖，次謁國王；王籍其名，謂之秀才，給米三石。長則選為通事，為國中文物聲名最，即明三十六姓後裔也。那霸人以商為業，多富室。明洪武初，賜閩人三十六

姓善操舟者，往來朝貢。國中久米村，梁、蔡、毛、鄭、陳、曾、阮、金等姓，乃三十六姓之裔，至今國人重之。

與寄公談玄理，頗有入悟處，遂與唱和成詩。法司蔡溫、紫金大夫程順則、蔡文溥，三人集詩，有作者氣。順則別著《航海指南》，言渡海事甚悉。蔡溫尤肆力於古文，有《蓑翁語錄》、《至言》等目，語根經學，有道學氣。出入二氏之學，蓋學朱子而未純者。

琉球山多瘠磽，獨宜薯。父老相傳，受封之歲，必有豐年。今歲五月稍旱，幸自後雨不愆期，卒獲大豐，薯可四收。海邦臣民，倍覺歡欣。僉曰：「非受封歲，無此豐年也。」

六月初旬，稻穀盡收。球陽地氣溫暖，稻常早熟，種以十一月，收以五六月。薯則四時皆種，三熟為豐，四熟則為大豐。稻田少，薯田多，國人以薯為命，米則王官始得食。亦有麥豆，所產不多。五月二十日，國中祭稻神；此祭未行，稻雖登場，不敢入家也。

七月初旬，始見燕，不巢人屋。中國燕以八月歸，此燕疑未入中國者；其來以七月，巢必有地。別有所謂海燕，較紫燕稍大，而白其羽，有全白似鷗者。多巢島中，間有至中國，人皆以為瑞。應潮雞，雄純黑，雌純白，皆短足長尾，馴不避人。香購一小犬，而毛

豹斑，性靈警，與飯不食，與薯乃食，知人皆食薯矣。鼠雀最多，而鼠尤虐。亦有貓，不知捕鼠，邦人以為玩。乃知物性亦隨地而變。鷹、雁、鵝、鴨特少。

枕有方如圭者，有圓如輪而連以細軸者，有如文具藏數層者，制特精，皆以木為之。率寬三寸，高五寸；漆其外，或黑或朱。立而枕之，反側則仆。按《禮記·少儀》註：「穎，警枕也。謂之穎者，穎然警悟也。」又司馬文正公，以圓木為警枕，少睡則轉而覺，乃起讀書。此殆警枕之遺。

衣制皆寬博交衽，袖廣二尺，口皆不緝，特短袂，以便作事。襟率無鈕帶，總名衾。男束大帶，長丈六尺、寬四寸以為度；腰圍四五轉，而收其垂於兩脅間。煙包、紙袋、小刀、梳、篦之屬，皆懷之，故胸前襟帶起凸然。其脅下不縫者，惟幼童及僧衣為然。僧別有短衣如背心，謂之斷俗。此其概也。

帽以薄木片為骨，疊帕而蒙之，前七層，後十一層。花錦帽，遠望如屋漏痕者，品最貴，惟攝政王叔國相得冠之。次品花紫帽，法司冠之。其次則純紫。大略紫為貴，黃次之，紅又次之，青綠斯下。各色又以綾為貴，絹為次。國王未受封時，戴烏紗帽。雙翅，側衝上向，盤金，朱纓垂頤，下束五色條。至是冠皮弁，狀如中國梨園演王者便帽，前直列花瓣七，衣蟒腰玉。

肩輿如中國餅橋，中置大椅，上施大蓋，無帷幔，轅粗而長，無絆，無橫木，以八人左右肩之而行。

杜氏《通典》載琉球國俗，謂婦人產必食子衣，以火自炙，令汗出。余舉以問楊文鳳：「然乎？」對曰：「火炙誠有之，食衣則否。」即今中山已無火炙俗，惟北山猶未盡改。嫁娶之禮，固陋已甚。世家亦有以酒肴珠貝為聘者。婚時即用本國轎，結彩鼓樂而迎，不計妝奩，父母送至夫家即返；不宴客，至親具酒賀，不過數人。《隋書》云琉球風俗，「男女相悅，便相匹偶」，蓋其舊俗也。詢之鄭得功，鄭得功曰：「三十六姓初來時，俗尚未改。後漸知婚禮，此俗遂革。今國中有夫之婦，犯奸即殺。」余始悟琉球所以號守禮之國者，亦由三十六姓教化之力也。

小民有喪，則鄰里聚送，觀者護喪，掩畢即歸。宦家則同官相知者，亦來送柩。出即歸，大都不宴客。題主官率皆用僧，男書「圓寂大禪定」，女書「禪定尼」，無考妣稱。近日宦家亦有書官爵者。棺制三尺，屈身而殮之。近宦家亦有長五六尺者，民則仍舊。

此邦之人，肘比華人稍短，《朝野僉載》亦謂人形短小似崑崙。余所見士大夫短小者固多，亦有修髯豐頤者，頎而長者，胖而腹腰十圍者，前言似未足信。人體多狐臭，古所謂慍羝也。

世祿之家皆賜姓。士庶率以田地為姓，更無名，其後裔則云某氏之子孫幾男。所謂田、米，私姓也。

國中兵刑惟三章：殺人者死，傷人及重罪徒，輕罪罰日中曬之。計罪而定其日，國中數年無斬犯；間有犯斬罪者，又率引刀自剖腹死。

七月十五夜，開窗見人家門外，皆列火炬二。詢之土人云：國俗於十五日盆祭，預期迎神，祭後乃去之。盆祭者，中國所謂盂蘭會也。連日見市上小兒，各手一紙幡，對立招展，作迎神狀。知國俗盆祭祀先，亦大祭矣。

龜山南岸有窯，國人取車螯大蚶之殼之煨，灰壁不及石灰，而粘過者。再東北有池，為國人煮鹽處。

七月二十五日，正副使行冊封禮，途中觀者益眾。上萬松嶺，迤邐而東。衢道修廣，有坊，榜曰：「中山道」。又進一坊，榜曰：「守禮之邦」。世孫戴皮弁，服蟒衣，腰玉帶，垂裳結佩，率百官跪迎道左。更進為歡會門，踞山巔，疊礁石為城，削磨如壁，有鳥道，無雉堞，高五尺以上，遠望如聚髑髏。始悟《隋書》所謂王居多聚髑髏於其下者，乃遠望誤於形似，實未至城下也。城外石崖，左鐫「龍岡」字，右鐫「虎」字。王宮西向，以中國在海西，表忠順面向之意。後東向為繼世門，左南向為水門，右北向為久慶門。再進，層

崖有門西北向，曰瑞泉，左右甬道，有左掖、右掖二門。更進有漏西向，榜曰：「刻漏」，上設銅壺漏水。更進有門西北向，為奉神門，即王府門也。殿廷方廣十數畝，分砌二道，由甬道進至闕廷，為王聽政之所。壁懸伏羲畫卦像，龍馬負圖立其前，絹色蒼古，微有剝蝕，殆非近代物。北宮殿屋固朴，屋舉手可接，以處山岡，且阻海颶。面對為南宮。此日正副使宴於北宮。大禮既成，通國歡忭。聞國王經行處，悉有彩飾。泉崎道旁，列盆花異卉，繞以朱欄，中刻木作麒麟形，題曰：「非龍非彪，非熊非羆，王者之瑞獸。」天妃宮前，植大松六，疊假山四，作白鶴二，生子母鹿三；池上結棚，覆以松枝，松子垂如葡萄；池中刻木鯉大小五，令浮水面。環池以竹，欄旁有坊，曰「偕樂坊」。柱懸一板，題曰：「鹿濯濯，鳥，魚躍。」歸而述諸副使，副使曰：「此皆《志略》所載，事隔數十年。一字不易，可謂印板文字矣。」從客皆笑。

宜野灣縣有龜壽者，事繼母以孝，國人莫不聞。母愛所生子，而短龜壽於其父伊佐前，且不食以激其怒。伊佐惑之，欲死龜壽，將令深夜汲北宮，要而殺之。仆匿龜壽於家，往諫伊佐，伊佐縛而放之。且謂事已露，不可殺，乃逐龜壽。龜壽既被放，欲自盡，又恐張母惡。值天雨雹，病不支，僵臥於路。巡官見之，近而撫其體猶溫，知未死，覆以己衣，漸蘇。徐詰其故，龜壽不欲揚父母之惡，飾詞告之。初，巡官聞孝子龜壽被放，意不平。至是見言語支吾，疑即龜壽。賜衣食令去，密訪得其狀。乃傳集村人，系伊佐妻至，數其

罪而監之。將告於王，龜壽願以身代。巡官不忍傷孝子心，召伊佐夫婦面諭之。婦感悟，卒為母子如初。副使既為之記，余復為詩以表章之。詩云：「輜軒問俗到球陽，潛德端須為闡揚。誠孝由來能感格，何殊閔損與王祥。」以為事繼母而不能盡孝者勸。

經迭山墟，方集，因步行集中。觀所市物，薯為多，亦有魚、鹽、酒、菜、陶、木器、蕉苧、土布，粗惡無足觀者。國無肆店，率業於其家。市貨以有易無，不用銀錢。聞國中率用日本寬永錢，比來亦不見。昨香攜示串錢，環如鵝眼，無輪廓，貫以繩，積長三寸許，連四貫而合之，封以紙，上有鈐記。此球人新制錢，每封當大錢十。蓋國中錢少，寬永錢銅質較美，恐或有人買去，故收藏之，特製此錢應用。市中無錢以此。

國中男逸女勞，無有肩擔背負者。趨集、織紉，及採薪、運水，皆婦人主之，凡物皆戴之頂。

女衣既無鈕無帶，又不束腰，而國俗男女皆無褲，勢須以手曳襟。襟較男衣長，疊襟下為兩層，風不得開。因悟髻必偏墜者，以手既曳襟，須空其頂以戴物。童而習之，雖重百斤，登山涉澗，無傾側。是國中第一絕技也。其動作也，常卷兩袖至背，貫繩而束之。發垢輒洗，洗用泥；脫衣結於腰，赤身低頭，見人亦不避。抱兒惟一手，又置腰間，即藉以曳襟。

東苑在崎山，出歡會門，折而北。逐瑞泉下流，至龍淵橋，匯而為池，廣可十丈，長可數十丈，捍以堤，曰「龍潭」。水清魚可數，荷葉半倒。再折而東，有小村，屏修整，松蓋陰翳，薄雲補林，微風嘯竹。園外已極幽趣。入門，板亭二，南向。更進而南，屋三楹，亭東有阜如覆盂。折而南，有岩西向，上鐫梵字。下蹲石獅一，飾以五彩。再下，有小方池，鑿石為龍首，泉從口出。有金魚池，前竹萬竿，後松百挺。再東，為望仙閣。前有「東苑閣」，後為「能仁堂」。東北望海，西南望山。國中形勝，此為第一。

南苑之勝，亦不減於東苑。苑中馬富盛，折而東，循行阡陌間，水田漠漠，番薯油油，絕無秋景。薯有新種者，問知已三收矣。再入山，松陰夾道，茅屋參差，田家之景可畫。計十餘里，始入苑村，名姑場川，即「同樂苑」也。苑踞山脊，軒五楹，夾室為復閣，頗曲折。軒前有池，新鑿，狹而東西長，疊礁為橋。橋南新阜累累，因阜以為亭，宜遠眺。亭東植奇花異卉。有花絕類蝴蝶，絳紅色，葉如嫩槐，曰「蝴蝶花」；有松葉如白毛，曰「白髮松」。池東，舊有亭圯，以布代之。池西有閣，頗軒敞，四面風來，宜納涼。有閣曰「迎暉」，有亭曰「一覽」，即正副使所題也。軒北有松，有鳳蕉，有桃，有柳。黃昏舉煙火，略同中國。

余偕寄塵游波上。板閣無他神，惟掛銅片幡，上鑿「奉寄御幣」字，後署云「元和二年壬戌」。或疑為唐時物，非也。按，元和二年為丁亥，非壬戌也。日本馬場信武，撰《八卦通變指南》，內列「三元指掌」，云：「上元起永祿七年甲子，止元和三年癸亥；如元起寬永元年甲子，止元和三年癸亥；下元起貞享元年甲子。今元祿十六年癸未。」國中既行寬永錢，證以元和日本僭號，知琉球舊曾奉日本正朔，今諱言之歟。

紙鳶制無精巧者，兒童多立屋上放之。按中國多放於清明前，義取張口仰視，宣導陽氣，令兒少疾。今放於九月，以非九月紙鳶不能上，則風力與中國異。即此可驗球陽氣暖，故能十月種稻。

國俗男欲為僧者，聽。既受戒，有廩給；有犯戒者，飭令還俗，放之別島。女子願為土妓者，亦聽。接交外客，女之兄弟，仍與外客敘親往來，然率皆貧民，故不以為恥，若已嫁夫而復敢犯奸者，許女之父兄自殺之，不以告王；即告王，王亦不赦。此國中良賤之大防，所以重廉恥也。

此邦有紅衣妓，與之言不解。按拍清歌，皆方言也。然風韻亦正有佳者，殆不減憨園。近忽因事他遷，以扇索詩，因題二詩以贈之。詩云：「芳齡二八最風流，楚楚腰身剪剪眸；

手抱琵琶渾不語，似曾相識在蘇州。」「新愁舊恨感千端，再見真如隔世難。可惜今宵好明月，與誰共卷繡簾看？」

國人率恭謹，有所受，必高舉為禮。有所敬，則俯身搓手而後膜拜。勸尊者酒，酌而置杯於指尖以為敬，平等則置手心。

此邦屋俱不高，瓦，以避颶也。地板必去地三尺，以避濕也。屋脊四出，如八角亭。四面接修，更無重構復室，以省材也。屋無門戶，上限刻雙溝，設方格，糊以紙，左右推移，更不設暗門，利省便，恃無盜也；臨街則設矣。神龕置青石於爐，實以砂，祀祖神也。國以石為神，無傳真也。瓦上瓦獅，《隋書》所謂「獸頭骨角」也。壁無粉墁，示朴也。貴家間有糊研粉花箋，習華風，漸奢也。

龜山有峰獨出，與眾山絕。前附小峰，離約二丈許。邦人駕石為洞，連二山，高十丈餘，結布幔於洞東。不憩，拾級而登，行洞上；又十餘級，乃陟巔。巔恰容一樓，樓無名，四面軒豁，無戶牖。副使謂余曰：「茲樓俯中山之全勢，不可無名。」因名之曰「蜀樓」，並為之跋曰：「蜀者何？獨也。樓何以蜀名，以其踞獨山也。不曰獨而曰蜀者，以副使為蜀人。樓構已百年，而副使乃名之，若有待也。樓左瞰青疇，右扶蒼石，後臨大海，前揖

中山，坐其中以望，若建瓴焉。余又請於副使曰：「額不可無聯。」副使因書前四語付之。歸路，循海而西，崖洞溪壑，皆奇峭，是又一勝游矣。

越南山，度絲滿村，人家皆面海，奇石林立。遵海而西，有山，翠色攢空，石骨穿海，曰砂岳。時午潮初退，白石粼粼，群馬爭馳，飛濺如雨。再西，度大嶺村，叢棘為籬，漁網數百曬其上。村外水田漠漠，泥淖陷馬，有牛放於岡。汪《錄》謂馬耕無牛，今不盡然也。

本島能中山語者，給黃帽，為酋長。歲遣親雲上監撫之，名奉行官，主其賦訟，各賦其土之宜，以貢於王。間切者，外府之謂。首里、泊、久米、那霸四府為王畿，故不設。此外皆設，職在親民，察其村之利弊，而報於親雲上。間切，略如中國知府。中山屬府十四，間切十；山南省屬府十二，山北省屬府九，間切如其府數。

國俗自八月初十至十五日，並蒸米，拌赤小豆，為飯相餉，以祭月。風同中國。是夜，正副使邀從客露飲。月光澄水，天色拖藍，風寂動息，潮聲雜絲竹聲，自遠而至。恍置身三山，聽子晉吹笙，麻姑度曲，萬緣俱靜矣。宇宙之大，同此一月。回憶昔日蕭爽樓中，良宵美景，輕輕放過，今則天各一方，能無對月而興懷乎？

世傳八月十八日，為潮生辰。國俗，於是夜候潮波上。子刻，偕寄塵至波上，草如碧毯，沾露愈滑，扶仆行，憑垣倚石而坐。丑刻，潮始至，若雲峰萬疊，卷海飛來。須臾，腥氣大盛，水怪搏風，金蛇掣電，天柱欲折，地軸暗搖，雪浪濺衣，直高百尺，未敢遽窺鮫宮，已若有推而起之者。迷離惝恍，千態萬狀。觀此，乃知枚乘《七發》，猶形容未盡也。潮既退，始聞噌吰之聲出礁石間。徐步至護國寺，尚似有雷霆震耳。潮至此，觀止矣。

元旦至六日，賀節。初五日，迎灶。二月，祭麥神。十二日，浚井，汲新水，俗謂之洗百病。三月三日，作艾糕。五月五日，競渡。六月六日，國中作六月節，家家蒸糯米，為飯相餉。十二月八日，作糯米糕，層裹棕葉，蒸以相餉，名曰鬼餅。二十四日，送灶。正、三、五、九為吉月，婦女率游海畔，拜水神祈福；逢朔日，群汲新水獻神。此其略也。余獨疑國俗敬佛，而不知四月八日為佛誕辰；臘八鬼餅如角黍，而不知七寶粥。

國王送菊二十餘盆，花葉並茂，根際皆以竹籤標名。內三種尤異類：一名「金錦」，朵兼紅、黃、白三色，小而繁，燦如列星；一名「重寶」，瓣如蓮而小，色淡紅；一名「素球」，瓣寬，不類菊，重疊千層，白如雪。皆所未見者，媵之以詩，詩云：「陶籬韓圃多秋色，未必當年有此花。似汝幽姿真可惜，移根無路到中華。」

見獅子舞，布為身，皮為頭，絲為尾，翦彩如毛飾其外，頭尾口眼皆活，鍍睛貼齒。兩人居其中，俯仰跳躍，相馴狎歡騰狀。余曰：「此近古樂矣。」按《舊唐書·音樂志》，後周武帝時，造太平樂，亦謂之五方獅子舞。白樂天《西涼妓》云：「假面夷人弄獅子，刻木為頭絲作尾。金鍍眼睛銀貼齒，奮迅毛衣罷雙耳。」即此舞也。

此邦有所謂「踏柁戲」者，橫木以為梁，高四尺餘，復置板而橫之，長丈有二尺，虛其兩端，均力焉。夷女二，結束衣彩，赤雙足，各手一巾，對立相視而歌；歌未竟，躍立兩端。稍作低昂，勢若水碓之起伏，漸起漸高。東者陡落而激之，則西飛起三丈餘，翩翩若輕燕之舞於空也。西者落而陡激之，則東者復起，又如鷺鳥之直上青雲也。疊相起伏，愈激愈疾，幾若山雞舞鏡，不復辨其孰為影，孰為形焉。俄焉，勢漸衰，機漸緩，板末乃安，齊躍而下，整衣而立。終戲，無虛蹈方寸者，技至此絕矣。

接送賓客頗真率，無揖讓之煩。客至不迎，隨意坐；主人即具煙架、火爐、竹筒、木匣各一，橫煙管其上，匣以煙，筒以棄灰也。遇所敬客，乃烹茶；以細末粉少許雜茶末，入沸水半甌，攪以小竹帚，以沫滿甌面為度。客去，亦不送。貴官勸客，常以箸蘸漿少許，納客唇以為敬。燒酒着黃糖則名福，着白糖則名壽，亦勸客之一貴品也。

重陽具龍舟競渡於龍潭。琉球亦於五月競渡，重陽之戲，專為宴天使而設。因成三詩以志之，詩云：「故園辜負菊花黃，萬里迢迢在異鄉。舟泛龍潭看競渡，重陽錯認作端陽。」去年秋在洞庭灣，親摘黃花插翠鬟。今日登高來海外，累伊獨上望夫山。」待將風信泛歸槎，猶及初冬好到家。已誤霜前開菊宴，還期雪訪梅花。」

聞程順則曾於津門購得宋朱文公墨跡十四字，今其後裔猶寶之。借觀不得，因至其家。開卷，見筆勢森嚴，如奇峰怪石，有岩岩不可犯之色。想見當日道學氣象。字徑八寸以上，文曰：「香飛翰苑圍川野，春報南橋疊草新。」後有名款，無歲月。文公墨跡流傳世間者，莫不寶而藏之。蓋其所就者大，筆墨乃其餘事，而能自成一家言如此。知古人學力，無所不至也。

又游蔡清派家祠。祠內供蔡君謨畫像，並出君謨墨跡見示，知為君謨的派，由明初至琉球，為三十六姓之一。清派能漢語，人亦倜儻。由祠至其家，花木俱有清致，池圓如月，為額其室曰：「月波大屋」。

大抵球人工剪剔樹木，疊砌假山，故士大夫家率有丘壑以供遊覽。庭中樹長竿，上置小木舟，長二尺，桅舵帆櫓皆備。首尾風輪五葉，掛色旗以候風。渡海之家，率預計歸期。南風至，則合家歡喜，謂行人當歸，歸則撤之。即古五兩旗遺意。

國王有墨長五寸，寬二寸。有老坑端硯，長一尺，寬六寸，有「永樂四年」字；硯背有「七年四月東坡居士留贈潘老」字。問知為前明受賜物。國中有東坡詩集，知王不但寶其硯矣。

棉紙、清紙，皆以穀皮為之，惡不中書者。有護書紙，大者佳，高可三尺許，闊二尺，白如玉；小者減其半。亦有印花詩箋，可作札。別有圍屏紙，則糊壁用矣。徐葆光《球紙》詩云：「冷金入手白於練，側理海濤凝一片。昆刀截截徑尺方，疊雪千層無罅面。」形容殆盡。

南炮台間，有碑二：一正書，剝蝕甚微，「奉書造」三字；一其國學書。前朝嘉靖二十一年建，惟不能盡識。其筆力正自遒勁飛舞。

有木曰山米，又名野麻姑，葉可染，子如女貞，味酸，土人榨以為醋。球醋純白，不甚酸，供者以為米醋，味不類，或即此果所榨歟？

席地坐，以東為上，設氈。食皆小盤，方盈尺，着兩板為腳，高八寸許。餚凡四進，各盤貯而不相共。三進皆附以飯，至四餚乃進酒二，不過三巡。每進餚止一盤，必撤前餚而後進其次。餚飯用油煎麵果，次餚飯用炒米花，三餚用飯。每供餚酒，主人必親手高舉，置客前，俯身搓手而退。終席，主人不陪，以為至敬。此球人宴會尊客之禮，平等乃對飲。

大要球俗，席皆坐地，無椅桌之用，食具如古俎豆，饌盡干制，無所用勺。雖貴官家食，不過一饌、一飯、一箸；箸多削新柳為之。即妻子不同食，猶有古人之遺風焉。

使院「數命堂」後，舊有二榜。一書前明冊使姓名：洪武五年，封中山王察度，使行人湯載；永樂二年，封武寧，使行人時中；洪熙元年，封巴志，使中官柴山；正統七年，封尚忠，使給事中俞忭，行人劉遜；十三年，封尚思達，使給事中陳傳，行人萬祥；景泰二年，封尚景福，使給事中喬穀，行人童守宏；六年，封尚泰久，使給事中嚴誠，行人劉儉；天順六年，封尚德，使吏科給事中潘榮，行人蔡哲；成化六年，封尚圓，使兵科給事中官榮，行人韓文；十三年，封尚真，使兵科給事中董，行人司司副張祥；嘉靖七年，封尚清，使吏科給事中陳侃，行人高澄；四十一年，封尚元，使吏科左給事中郭汝霖，行人李際春；萬曆四年，封尚永，使戶科左給事中蕭崇業，行人謝杰；二十九年，封尚寧，使兵科右給事中夏子陽，行人王士正；崇禎元年，封尚豐，使戶科左給事中杜三策，行人司司正楊倫。凡十五次，二十七人。柴山以前，無副也。一書本朝冊使姓名：康熙二年，封尚質，使兵科副理官張學禮，行人王垓；二十一年，封尚貞，使翰林院檢討汪楫，內閣中書舍人林麟；五十八年，封尚敬，使翰林院檢討海寶，翰林院編修徐葆光；乾隆二十一年，封尚穆，使翰林院侍講全魁，翰林院編修周煌。凡四次，共八人。

清明後，南風為常。霜降後，南北風為常。反是颶將作。正二三月多颶，五六月多。颶驟發而倏止，漸作而多日。九月北風或連月，俗稱九降風，間有起，亦驟如颶。遇颶猶可，遇難當。十月後多北風，颶無定期，舟人視風隙以來往。凡颶將至，天色有黑點，急收帆，嚴舵以待，遲則不及，或至傾覆。將至，天邊斷虹若片帆，曰破帆；稍及半天如鰲尾，曰屈鰲。若見北方尤虐。又海面驟變，多穢如米糠，及海蛇浮游，或紅蜻蜓飛繞，皆颶風征。

自來球陽，忽已半年，東風不來，欲歸無計。十月二十五日，乃始揚帆返國。至二十九日，見溫州南杞山。少頃，見北杞山，有船數十隻泊焉。舟人皆喜，以為此必迎護船也。守備登後艙以望，驚報曰：「泊者賊船也。」又報：「賊船皆揚帆矣。」未幾，賊船十六隻，吆喝而來。我船從舵門放子母炮，立斃四人，擊喝者墮海。賊退。槍並發，又斃六人；復以炮擊之，斃五人。稍進，又擊之，復斃四人。乃退去。其時，賊船已占上風，暗移子母炮至舵右舷邊，連斃賊十二人，焚其頭篷，皆轉舵而退。中有二船較大，復鼓譟，由上風飛至。大炮准對賊船，即施放，一發中其賊首，煙迷里許。既散，則賊船已盡退。是役也，槍炮俱無虛發，倖免於危。

不一時，北風又至，浪飛過船。夢中聞舟人嘩曰：「到官塘矣！」驚起。從客皆一夜不眠，語余曰：「險至此，汝尚能睡耶？」余問其狀，曰：「每側則篷皆臥水；一浪蓋船，則船身入水，惟聞瀑布聲，垂流不息。其不覆者，幸耶！」余笑應之曰：「設覆，君等能免乎？余入黑甜鄉，未曾目擊其險，豈非幸乎？」盥後，登戰台視之，前後十餘灶，皆沒，船面無一物，爨火斷矣。舟人指曰：「前即定海，可無慮矣。」申刻乃得泊。船戶登岸購米薪，乃得食。

是夜修家書，以慰芸之懸系，而歸心益切。猶憶昔年，芸嘗謂余：「布衣菜飯，可樂終身，不必作遠遊。」此番航海，雖奇而險，瀕危倖免，始有味乎芸之言也。

卷六 養生記道（偽續）

據包笑天、鄭逸梅先生所言，後二記是王文濡（均卿）託人偽作，非沈復原文。後來經一些專家學者考證，指出這兩卷內容，應出自後人偽撰，並非沈氏原書。

自芸娘之逝，戚戚無歡。春朝秋夕，登山臨水，極目傷心，非悲則恨。讀《坎坷記愁》，而余所遭之拂逆可知也。

靜念解脫之法，行將辭家遠出，求赤松子於世外。嗣以淡安、揖山兩昆季之勸，遂乃棲身苦庵，惟以《南華經》自遣。乃知蒙莊鼓盆而歌，豈真忘情哉？無可奈何，而翻作達耳。余讀其書，漸有所悟。讀《養生主》而悟達觀之士，無時而不安，無順而不處，冥然與造化為一。將何得而何失，孰死而孰生耶？故任其所受，而哀樂無所措其間矣。又讀《逍遙遊》，而悟養生之要，惟在閒放不拘，怡適自得而已。始悔前此之一段痴情，得勿

作繭自縛矣乎！此《養生記道》之所以為作也。亦或采前賢之說以自廣，掃除種種煩惱，惟以有益身心為主，即蒙莊之旨也。庶幾可以全生，可以盡年。

餘年才四十，漸呈衰象。蓋以百憂摧撼，歷年鬱抑，不無悶損。淡安勸余每日靜坐數息，仿子瞻《養生頌》之法，余將遵而行之。調息之法，不拘時候，兀身端坐。子瞻所謂攝身使如木偶也。解衣緩帶，務令適然。口中舌攪數次，微微吐出濁氣，不令有聲，鼻中微微納之。或三五遍，二七遍，有津咽下，叩齒數通。舌抵上齶，唇齒相着，兩目垂簾，令朧朧然漸次調息，不喘不粗。或數息出，或數息入，從一至十，從十至百，攝心在數，勿令散亂。子瞻所謂「寂然、兀然、與虛空等也」。如心息相依，雜念不生，則止勿數，任其自然。子瞻所謂「隨」也。坐久愈妙。若欲起身，須徐徐舒放手足，勿得遽起。能勤行之，靜中光景，種種奇特。子瞻所謂「定能生慧」。自然明悟，譬如盲人忽然有眼也。直可明心見性，不但養身全生而已。出入綿綿，若存若亡，神氣相依，是為真息。

息息歸根，自能奪天地之造化，長生不死之妙道也。

人大言，我小語。人多煩，我少記。人悖怖，我不怒。澹然無為，神氣自滿。此長生之藥。《秋聲賦》云：「奈何思其力之所不及，憂其智之所不能。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，黝然黑者為星星。」此士大夫通患也。又曰：「百憂感其心，萬事勞其形。有動乎中，必搖其精。」人常有多憂多思之患，方壯遽老，方老遽衰。反此亦長生之法。舞衫歌扇，轉眼皆非。紅粉青樓，當場即幻。秉靈燭以照迷情，持慧劍以割愛欲。殆非大勇不能也。

然情必有所寄。不如寄其情於卉木，不如寄其情於書畫。與對艷妝美人何異？可省許多煩惱。範文正有云：「千古賢賢，不能免生死，不能管後事。一身從無中來，卻歸無中去。誰是親疏？誰能主宰？既無奈何，即放心逍遙，任委來往。如此斷了，即心氣漸順，五臟亦和，藥方有效，食方有味也。只如安樂人，勿有憂事。便吃食不下，何況久病，更憂身死，更憂身後，乃在大怖中，飲食安可得下？請寬心將息。」云云。乃勸其中舍三哥之帖。余近日多憂多慮，正宜讀此一段。

放翁胸次廣大，蓋與淵明、樂天、堯夫、子瞻等，同其曠逸。其於養生之道，千言萬語，真可謂有道之士。此後當玩索陸詩，正可療余之病。

浴極有益。余近制一大盆，盛水極多。浴後，至為暢適。東坡詩所謂「淤槽漆斛江河傾，本來無垢洗更輕」，頗領略得一二。

治有病，不若治於無病。療身，不若療心。使人療，尤不若先自療也。林鑒堂詩曰：「自家心病自家知，起念還當把念醫。只是心生心作病，心安那有病來時。」此之謂自療之藥。游心於虛靜，結志於微妙，委慮於無欲，指歸於無為，故能達生延命，與道為久。

《仙經》以精、氣、神為內三寶；耳、目、口為外三寶。常令內三寶不逐物而流，外三寶不誘中而擾。重陽祖師於十二時中，行住坐臥，一切動中，要把心似泰山，不搖不動；謹守四門，眼、耳、鼻、口，不令內入外出。此名養壽緊要。外無勞形之事，內無思想之患，以恬愉為務，以自得為功，形體不敝，精神不散。

益州老人嘗言：「凡欲身之無病，必須先正其心。使其心不亂求，心不狂思，不貪嗜欲，不着迷惑，則心君泰然矣。心君泰然，則百骸四體，雖有病，不難治療。獨此心一動，百患為招，即扁鵲華佗在旁，亦無所措手矣。」

林鑒堂先生有《安心詩》六首。真長生之要訣也。詩云：

我有靈丹一小錠，
能醫四海群迷病。
些兒吞下體安然，
管取延年兼接命。
安心心法有誰知，
卻把無形妙藥醫。
醫得此心能不病，

翻身跳入太虛時。

念雜由來業障多，

憧憧擾擾竟如何。

驅魔自有玄微訣，

引入堯夫安樂窩。

人有二心方顯念，

念無二心始為人。

人心無二渾無念，

念絕悠然見太清。

這也了時那也了，

紛紛攘攘皆分曉。

雲開萬里見清光，

明月一輪圓皎皎。

四海遨遊養浩然，

心連碧水水連天。

津頭自有漁郎問，

洞裡桃花日日鮮。

禪師與余談養心之法，謂：「心如明鏡，不可以塵之也。又如止水，不可以波之也。」此與晦庵所言：「學者，常要提醒此心，惺惺不寐，日中天，群邪自息，」其旨正同。又言：「目毋妄視，耳毋妄聽，口毋妄言，心毋妄動，貪慎痴愛，是非人我，一切放下。未事不可先迎，遇事不宜過擾，既事不可留住；聽其自來，應以自然，信其自去。忿恐懼，好樂憂患，皆得其正。」此養心之要也。

王華子曰：「齋者，齊也。齊其心而潔其體也，豈僅茹素而已。所謂齊其心者，澹志寡營，輕得失，勤內省，遠葷酒。潔其體者，不履邪徑，不視惡色，不聽淫聲，不為物誘。

入室閉戶，燒香靜坐，方可謂之齋也。誠能如是，則身中之神明自安，升降不礙，可以卻病，可以長生。」

余所居室，四邊皆窗戶；遇風即闔，風息即開。余所居室，前簾後屏，太明即下簾，以和其內映；太暗則捲簾，以通其外耀。內以安心，外以安目，心目俱安，則身安矣。

禪師稱二語告我曰：「未死先學死，有生即殺生。」有生，謂妄念初生。殺生，謂立予剷除也。此與孟子勿忘勿助之功相通。

孫真人《衛生歌》云：

衛生切要知三戒，大怒大欲並大醉。

三者若還有一焉，須防損失真元氣。

又云：

世人慾知衛生道，喜樂有常嗔怒少。
心誠意正思慮除，理順修身去煩惱。

又云：

醉後強飲飽強食，未有此生不成疾。
入資飲食以養身，去其甚者自安適。

又蔡西山《衛生歌》云：

何必餐霞餌大藥，妄意延齡等龜鶴。

但於飲食嗜欲間，去其甚者將安樂。
食後徐行百步多，兩手摩脅並胸腹。

又云：

醉眠飽臥俱無益，渴飲飢餐尤戒多。
食不欲粗並欲速，寧可少餐相接續。
若教一頓飽充腸，損氣傷脾非爾福。

又云：

飲酒莫教令大醉，大醉傷神損心志。
酒渴飲水並啜茶，腰腳自茲成重墜。

又云：

視聽行坐不可久，五勞七傷從此有。
四肢亦欲得小勞，譬如戶樞終不朽。

又云：

道家更有頤生旨，第一戒人少嗔恚。

凡此數言，果能遵行，功臻旦夕，勿謂老生常談。

潔一室，開南牖，八窗通明。勿多陳列玩器，引亂心目。設廣榻、長几各一，筆硯楚楚，旁設小几一。掛字畫一幅，頻換；几上置得意書一二部，古帖一本，古琴一張。心目間，常要一塵不染。

晨入園林，種植蔬果，芟草，灌花，蒔藥。歸來入室，閉目定神。時讀快書，怡悅神氣。時吟好詩，暢發幽情。臨古帖，撫古琴，倦即止。知己聚談，勿及時事，勿及權勢，勿臧否人物，勿爭辯是非。或約閒行，不衫不履，勿以勞苦徇禮節。小飲勿醉，陶然而已。誠然如是，亦堪樂志。以視夫蹙足入絆，伸就羈，游卿相之門，有簪佩之累，豈不霄壤之懸哉！

太極拳非他種拳術可及。太極二字，已完全包括此種拳術之意義。太極，乃一圓圈。太極拳即由無數圓圈聯貫而成之一種拳術。無論一舉手，一投足，皆不能離此圓圈；離此圓圈，便違太極拳之原理。四肢百骸不動則已，動則皆不能離此圓圈，處處成圓，隨虛隨實。練習以前，先須存神納氣，靜坐數刻；並非道家之守竅也，只須屏絕思慮，務使萬緣俱靜。以緩慢為原則，以毫不使力為要義，自首至尾，聯綿不斷。相傳為遼陽張通，於洪

武初奉召入都，路阻武當，夜夢異人，授以此種拳術。余近年從事練習，果覺身體較健，寒暑不侵。用以衛生，誠有益而無損者也。

省多言，省筆札，省交遊，省妄想，所一息不可省者，居敬養心耳。

楊廉夫有《路逢三叟》詞云：

上叟前致詞，大道抱天全。

中叟前致詞，寒暑每節宣。

下叟前致詞，百歲半單眠。

嘗見後山詩中一詞，亦此意。蓋出應璩，璩詩曰：

昔有行人，陌上見三叟。

年各百歲餘，相與鋤禾麥。

往前問三叟，何以得此壽？

上叟前致詞，室內姬粗丑。

二叟前致詞，量腹節所受。

下叟前致詞，夜臥不覆首。

要哉三叟言，所以能長久。

古人云：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」。此最是尋樂妙法也。將啼飢者比，則得飽自樂；將號寒者比，則得暖自樂；將勞役者比，則優閒自樂；將疾病者比，則康健自樂；將禍患者比，則平安自樂；將死亡者比，則生存自樂。

白樂天詩有云：

蝸牛角內爭何事，石火光中寄此身。
隨富隨貧且歡喜，不開口笑是痴人。

近人詩有云：

人生世間一大夢，夢裡胡為苦認真？
夢短夢長俱是夢，忽然一覺夢何存！

與樂天同一曠達也！

「世事茫茫，光陰有限，算來何必奔忙？人生碌碌，競短論長，卻不道榮枯有數，得失難量。看那秋風金谷，夜月烏江，阿房宮冷，銅雀台荒，榮華花上露，富貴草頭霜。機

關參透，萬慮皆忘，夸什麼龍樓鳳閣，說什麼利鎖名韉。閒來靜處，且將詩酒猖狂，唱一曲歸來未晚，歌一調湖海茫茫。逢時遇景，拾翠尋芳。約幾個知心密友，到野外溪旁，或琴棋適性，或曲水流觴；或說些善因果報，或論些今古興亡；看花枝堆錦繡，聽鳥語弄笙簧。一任他人情反覆，世態炎涼，優遊閒歲月，瀟灑度時光。」

此不知為誰氏所作，讀之而若大夢之得醒，熱火世界一貼清涼散也。

程明道先生曰：「吾受氣甚薄，因厚為保生。至三十而浸盛，四五十而浸盛，四十五十而後完。今生七十二年矣，較其筋骨，於盛年無損也。若人待老而保生，是猶貧而後蓄積，雖勤亦無補矣。」

口中言少，心頭事少，肚裡食少。有此三少，神仙可到。

酒宜節飲，忿宜速懲，欲宜力制。依此三宜，疾病自稀。

病有十可卻：靜坐觀空，覺四大原從假合，一也；煩惱現前，以死譬之，二也；常將不如我者，巧自寬解，三也；造物勞我以生，遇病少閒，反生慶幸，四也；宿孽現逢，不可逃避，歡喜領受，五也；家庭和睦，無交謫之言，六也；眾生各有病根，常自觀察克治，七也；風寒謹訪，嗜欲淡薄，八也；飲食寧節毋多，起居務適毋強，九也；覓高明親友，講開懷出世之談，十也。

邵康節居安樂窩中，自吟曰：

老年肢體索溫存，安樂窩中別有春。

萬事去心閒偃仰，四肢由我任舒伸。

炎天傍竹涼鋪簟，寒雪圍爐軟布。

晝數落花聆鳥語，夜邀明月操琴音。

食防難化常思節，衣必宜溫莫懶增。

誰道山翁拙於用，也能康濟自家身。

養生之道，只「清淨明了」四字。內覺身心空，外覺萬物空，破諸妄想，一無執着，是曰「清淨明了」。

萬病之毒，皆生於濃。濃於聲色，生虛怯病。濃於貨利，生貪饕病。濃於功業，生造作病。濃於名譽，生矯激病。噫，濃之為毒甚矣！樊尚默先生以一味藥解之，曰「淡」。雲白山青，川行石立，花迎鳥笑，谷答樵謳，萬境自閒，人心自鬧。

歲暮訪淡安，見其凝塵滿室，泊然處之。嘆曰：「所居，必洒掃涓潔，虛室以居，塵囂不雜。齋前雜樹花木，時觀萬物生意。深夜獨坐，或啟扉以漏月光，至昧爽，但覺天地萬物，清氣自遠而屆，此心與相流通，更無窒礙。今室中蕪穢不治，弗以累心，但恐於神爽未必有助也。」

餘年來靜坐枯庵，迅掃夙習。或浩歌長林，或孤嘯幽谷，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湖曲，捐耳目，去心智，久之似有所得。陳白沙曰：「不累於外物，不累於耳目，不累於造次顛沛。鳶飛魚躍，其機在我。」知此者謂之善學，抑亦養壽之真訣也。

聖賢皆無不樂之理。孔子曰：「樂在其中。」顏子曰：「不改其樂」。孟子以「不愧、不忤」為樂。《論語》開首說樂。《中庸》言「無人而不自得」。程朱教尋孔顏樂趣，皆是此意。聖賢之樂，余何敢望，竊欲仿白傳之「有叟在中，白須飄然；妻孥熙熙，雞犬閒閒」之樂雲耳。

冬夏皆當以日出而起，於夏尤宜。天地清旭之氣，最為爽神，失之甚為可惜。余居山寺之中，暑月日出則起，收水草清香之味。蓮方斂而未開，竹含露而猶滴，可謂至快。日長漏永，午睡數刻，焚香垂幕，淨展桃笙，睡足而起，神清氣爽。真不啻天際真人也。

樂即是苦，苦即是樂。帶些不足，安知非福？舉家事事如意，一身件件自在，熱光景即是冷消息。聖賢不能免厄，仙佛不能免劫，厄以鑄聖賢，劫以煉仙佛也。

牛喘月，雁隨陽，總成忙世界；蜂采香，蠅逐臭，同是苦生涯。勞生擾擾，惟利惟名。牯旦晝，蹶寒暑，促生死，皆此兩字誤之。以名為炭而灼心，心之液涸矣；以利為蠱而蝥心，心之神損矣。今欲安心而卻病，非將名利兩字，滌除淨盡不可。

余讀柴桑翁《閒情賦》，而嘆其鍾情；讀《歸去來辭》，而嘆其忘情；讀《五柳先生傳》，而嘆其非有情、非無情，鍾之忘之，而妙焉者也。余友淡公，最慕柴桑翁，書不求解而能解，酒不期醉而能醉。且語余曰：「詩何必五言？官何必五斗？子何必五男？宅何必五柳？」可謂逸矣！余夢中有句云：「五百年謫在紅塵，略成遊戲；三千里擊開滄海，便是逍遙。」醒而述諸琢堂，琢堂以為飄逸可誦。然而誰能會此意乎？

真定梁公每語人：每晚家居，必尋可喜笑之事，與客縱談，掀髯大笑，以發舒一日勞頓鬱結之氣。此真得養生要訣也。

曾有鄉人過百歲，余扣其術。答曰：「余鄉村人，無所知。但一生只是喜歡，從不知憂惱。」此豈名利中人所能哉。

昔王右軍云：「吾篤嗜種果，此中有至樂存焉。我種之樹，開一花，結一實，玩之偏愛，食之益甘。」右軍可謂自得其樂矣。放翁夢至仙館，得詩云：「長廊下瞰碧蓮沼，小閣正對青蘿峰。」便以為極勝之景。余居禪房，頗擅此勝，可傲放翁矣。

余昔在球陽，日則步於空潭、碧澗、長松、茂竹之側；夕則挑燈讀白香山、陸放翁之詩。焚香煮茶，延兩君子於坐，與之相對，如見其襟懷之澹宕，幾欲棄萬事而從之游。亦愉悅身心之一助也。

余自四十五歲以後，講求安心之法。方寸之地，空空洞洞，朗朗惺惺，凡喜怒哀樂、勞苦恐懼之事，決不令之入。譬如制為一城，將城門緊閉，時加防守，惟恐此數者闖入。近來漸覺闖入之時少，主人居其中，乃有安適之象矣。

養身之道，一在慎嗜欲，一在慎飲食，一在慎忿怒，一在慎寒暑，一在慎思索，一在慎煩勞。有一於此，足以致病。安得不時時謹慎耶！

張敦復先生嘗言：「古之讀《文選》而悟養生之理，得力於兩句，曰：『石蘊玉而山輝，水含珠而川媚，』。此真是至言。嘗見蘭蕙、芍藥之蒂者，必有露珠一點，若此一點為蟻蟲所食，則花萎矣。又見筍初出，當曉，則必有露珠數顆在其末，日出，則露復斂而歸根，夕則復上。田閒有詩云：「夕看露顆上梢行」是也。若侵曉入園，筍上無露珠，則不成竹，遂取而食之。稻上亦有露，夕現而朝斂，人之元氣全在乎此。故《文選》二語，不可不時體察。得訣固不在多也。

余之所居，僅可容膝，寒則溫室擁雜花，暑則垂簾對高槐。所自適於天壤間者，止此耳。然退一步想，我所得於天者已多，因此心平氣和，無歆羨，亦無怨尤。此余晚年自得之樂也。

圃翁曰：「人心至靈至動，不可過勞，亦不可過逸，惟讀書可以養之。」閒適無事之人，鎮日不觀書，則起居出入，身心無所棲泊，耳目無所安頓，勢必心意顛倒，妄想生嗔，處逆境不樂，處順境亦不樂也。古人有言：「掃地焚香，清福已具。其有福者，佐以讀書；其無福者，便生他想。」旨哉斯言！且從來拂意之事，自不讀書者見之，似為我所獨遭，極其難堪。不知古人拂意之事，有百倍於此者，特不細心體驗耳！即如東坡先生，歿後遭逢高孝，文字始出，而當時之憂讒畏譏，困頓轉徙潮惠之間，且遭跣足涉水，居近牛欄，是何如境界？又如白香山之無嗣，陸放翁之忍飢，皆載在書卷。彼獨非千載聞人？而所遇皆如此。誠一平心靜觀，則人間拂意之事，可以渙然冰釋。若不讀書，則但見我所遭甚苦，而無窮怨尤嗔忿之心，燒灼不靜，其苦為何如耶！故讀書為頤養第一事也。

吳下有石琢堂先生之城南老屋。屋有五柳園，頗具泉石之勝，城市之中，而有郊野之觀，誠養神之勝地也。有天然之聲籟，抑揚頓挫，蕩漾余之耳邊。群鳥嚶鳴林間時，所發之斷斷續續聲，微風振動樹葉時，所發之沙沙簌簌聲，和清溪細流流出時，所發之潺潺淙淙聲。余泰然仰臥於青蔥可愛之草地上，眼望蔚藍澄澈之穹蒼，真是一幅絕妙畫圖也。以視拙政園，一喧一靜，真遠勝之。

吾人須於不快樂之中，尋一快樂之方法。先須認清快樂與不快樂之造成。固由於處境之如何，但其主要根苗，還從己心髮長耳。同是一人，同處一樣之境，甲卻能戰勝劣境，乙反為劣境所征服。能戰勝劣境之人，視劣境所征服之人，較為快樂。所以不必歆羨他人之福，怨恨自己之命。是何異雪上加霜，愈以毀滅人生之一切也。無論如何處境之中，可以不必鬱鬱，須從鬱鬱之中，生出希望和快樂之精神。偶與琢堂道及，琢堂亦以為然。

家如殘秋，身如晁晚，情如剩煙，才如遣電，余不得已而游於畫，而狎於詩，豎筆橫墨，以自鳴其所喜。亦猶小草無聊，自矜其花，小鳥無奈，自矜其舌。小春之月，一霞始晴，一峰始明，一禽始清，一梅始生，而一詩一畫始成。與梅相悅，與禽相得，與峰相立，

與霞相揖，畫雖拙而或以為工，詩雖苦而自以為甘。四壁已傾，一瓢已敝，無以損其愉悅之胸襟也。

圃翁擬一聯，將懸之草堂中：「富貴貧賤，總難稱意，知足即為稱意；山水花竹，無恆主人，得閒便是主人。」其語雖俚，卻有至理。天下佳山勝水、名花美竹無限。大約富貴人役於名利，貧賤人役於饑寒，總鮮領略及此者。能知足，能得閒，斯為自得其樂，斯為善於攝生也。

心無止息，百憂以感之，眾慮以擾之，若風之吹水，使之時起波瀾，非所以養壽也。大約從事靜坐，初不能妄念盡捐，宜注一念，由一念至於無念，如水之不起波瀾。寂定之餘，覺有無窮恬淡之意味，願與世人共之。

陽明先生曰：「只要良知真切，雖做舉業，不為心累。且如讀書時，知強記之心不是，即克去之；有欲速之心不是，即克去之；有誇多鬥靡之心不是，即克去之。如此，亦只是

終日與聖賢印對，是個純乎天理之心。任他讀書，亦只調攝此心而已，何累之有？」錄此以為讀書之法。

湯文正公撫吳時，日給惟韭菜。其公子偶市一雞，公知之，責之曰：「惡有士不嚼菜根，而能作百事者哉？」即遣去。奈何世之肉食者流，竭其脂膏，供其口腹，以為分所應爾；不知甘脆肥膩，乃腐腸之藥也。大概受病之始，必由飲食不節。儉以養廉，澹以寡慾。安貧之道在是，卻疾之方亦在是。余喜食蒜，素不貪屠門之嚼，食物素從省儉。自芸娘之逝，梅花盒亦不復用矣，庶不為湯公所呵乎。

留侯、鄴侯之隱於白雲鄉，劉、阮、陶、李之隱於醉鄉，司馬長卿以溫柔鄉隱，希夷先生以睡鄉隱，殆有所託而逃焉者也。余謂白雲鄉，則近於渺茫；醉鄉、溫柔鄉，抑非所以卻病而延年；而睡鄉為勝矣。妄言息躬，輒造逍遙之境；靜寐成夢，旋臻甜適之鄉。余時時稅駕，咀嚼其味，但不從邯鄲道上向道人借黃梁枕耳。

養生之道，莫大於眠食。菜根粗糲，但食之甘美，即勝於珍饌也。眠亦不在多寢，但實得神凝夢甜，即片刻，亦足攝生也。放翁每以美睡為樂。然睡亦有訣。孫真人云：「能息心，自瞑目。」蔡西山云：「先睡心，後睡眼。」此真未發之妙。禪師告余，伏氣，有三種眠法：病龍眠，屈其膝也；寒猿眠，抱其膝也；龜鶴眠，踵其膝也。余少時，見先君子於午餐之後，小睡片刻，燈後治事，精神煥發。余近日亦思法之，午餐後，於竹床小睡，入夜果覺清爽。益信吾父之所為，一一皆可為法。

余不為僧，而有僧意。自芸之歿，一切世味，皆生厭心；一切世緣，皆生悲想，奈何顛倒不自痛悔耶！近年與老僧共話無生，而生趣始得。稽首世尊，少懺宿愆。獻佛以詩，餐僧以畫。畫性宜靜，詩性宜孤，即詩與畫，必悟禪機，始臻超脫也。